



# 西藏通訊

總第94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三年一月至四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ཕྲིན།

TIBET BULLETIN 2013



## 西藏抗暴54週年紀念集會

བོད་རྒྱལ་ལོ་ ༡༡༩༠ རབ་བྱུང་རི་ཁྱུ་ལྔ་པ་དཔེ་ཆ་བ། ན་རམ་ས་ལ།

#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一、四月號(總第94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
| 1  | 主編的話---                 | 21 | 烈士吉希嘉的親筆遺言             |
| 2  | 噶廈在西藏抗暴54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21 | 司政:開放西藏讓國際社會了解自焚真相     |
| 3  |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抗暴54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21 | 簡訊                     |
| 4  | 外交部長德吉曲央出席日內瓦人權民主峰會     | 22 | “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在新德里展開      |
| 5  | 我們絕不失去希望                | 23 | [西藏秘密]引起西藏人民憤怒         |
| 6  | 全球紀念西藏抗暴五十四周年           | 24 | 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新聞公告         |
| 8  | 外媒記者:中共嚴厲限制藏人行動         | 24 | 悲哀、憤怒、絕望:流亡藏人和102位自焚者  |
| 9  | 達賴喇嘛尊者致函祝賀羅馬天主教新教皇方濟一世  | 25 | 西藏文化人和國際藏學家談西藏問題的起源與性質 |
| 9  | 藏人福利辦公室在諾布林卡設分部         |    | .....桑傑嘉 朱瑞            |
| 9  |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嚴重關切藏人自焚  | 28 | 簡訊                     |
| 9  | 簡訊                      | 29 | “停止自焚的呼籲沒用”            |
| 10 | 專訪達瓦才仁:藏人為何自焚十二問(上 下)   |    |                        |
|    | ..... 北明                |    |                        |
| 15 | 司政洛桑森格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緊張局勢    |    |                        |
| 16 | 唯色評說西藏 (四則)             |    |                        |
| 20 | 佛教與科學對話在印度南部舉行          |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http://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主編: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賴.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 主編的話

3月10日，是西藏人民抗暴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支援西藏團體和個人舉行各種活動紀念1959年3月10日抗暴日。

今年3月10日，是西藏抗暴54周年紀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官方紀念集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分別代表噶廈、議會發表了3.10講話。藏人行政中央的各噶倫前往美國、日本、澳洲、歐洲等參加當地3.10紀念活動，其中，美國紐約3千多人、比利時布魯塞爾4千多人參加了紀念活動。還有，日本、臺灣、香港、法國、瑞士、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舉行了紀念活動。另外，在德國1200多個、西班牙巴斯克20多個城、鎮政府辦公大樓懸挂西藏國旗以表支援西藏自由事業。

自1949年，中共非法入侵西藏至今西藏人民的反抗運動從沒有停止過。西藏政府和西藏正教領袖達賴喇嘛為了避免戰爭，忍辱負重，爭取與中共和平相處。但是，到了1959年，（中共基本控制了整個西藏）開始公開武力鎮壓西藏人民，西藏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展開了抗暴運動，中共對西藏人民進行了血腥鎮壓。

由於中共六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對西藏文化、民族的生存造成了空前的危機。中共對違背西藏人民意願的政策從來沒有反省過，反而，採取一貫的打壓政策。“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從2008年開始了西藏三區一致抗議中共的運動。2009年，在西藏境內發生第一起自焚抗議中共事件，至今西藏境內外已經有116人，而2013年三個月內，有15位藏人自焚。

由於中共對西藏鎮壓政策，西藏境內自焚抗議事件不斷發生，所以，藏人行政中央在3.10紀念集會講話中指出：“西藏境內持續自焚抗議的現實，清楚地表明瞭中國當局正在西藏實施殘酷的鎮壓政策。自2009年以來，西藏境內已有107位藏人自焚，其中90位壯烈犧牲。僅在2012年11月份，中共召開十八大會議期間就有28位藏人自焚。如此頻繁地爆發自焚事件，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自焚者中包括牧人、農民、教師、學生等各領域的藏人，不過，多數為僧人。自焚事件已蔓延到西藏各區域：衛藏、康、安多，以及首都拉薩。我們今天的內容之一，就是紀念自焚藏人和所有為西藏自由事業而獻身的同胞。”

“通過各種媒體，噶廈一直呼籲藏人不要採取慘烈的自焚抗議方式，生命寶貴，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不希望任何人這樣結束生命；作為佛教徒，我們必須為逝者超度祈願；作為藏人，我們有支援境內同胞實現意願的神聖責任：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讓西

藏人民獲得自由！讓所有的藏人團結起來！”

有關解決西藏問題方面，噶廈指出：“解決西藏問題，並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法律制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採取了一國兩制之政策，也對台灣表達了同樣的政治意願。然而，涉及西藏時，既沒有在憲法框架下處理的意願，也沒有其他任何正面回應。儘管如此，噶廈仍然期望實質對話。因此，我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展開有意義的談判。”

西藏人民議會的講話對中對西藏的歷史如此闡述：“中共入侵西藏以前，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其政治、行政、司法完全由藏人自己自主管理，沒有受過任何外來國家的統治和涉入。按照當今通用的對國家和民族的解釋，西藏不僅具備了所有組成國家的要素，並比當今許多獨立國家的歷史還要悠久。但是令人悲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放棄殖民擴張主義政策而許多國家紛紛獲得獨立的大好時刻，中國卻趁著國際秩序重組的機會武力入侵西藏，致使至尊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及八萬多藏人不得不流亡國外。”

西藏人民議會的講話中還指出：“西藏境內由於沒有自由社會那樣進行和平抗議活動的任何機會，境內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為迎請至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為促使中共改變對藏強硬政策，不得不採用“自焚”方式進行抗議活動。”

西藏人民議會並向中國新領導人提出4條建議：

“1、中國政府應該正視西藏問題，將西藏問題視為需要解決的、應該解決的、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以“中間道路”開啟雙方間的和談！

2、中國政府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調查造成西藏緊張局勢的原因，特別是導致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並允許國際媒體、政府與反政府觀察團進入西藏！

3、中國政府如果還不改變對藏區實行的高壓強硬政策，中國政府和藏人間的關係還會繼續惡化是無疑的。因此，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停止對藏區實行的強硬高壓政策！

4、中國政府應該瞭解藏區緊張局勢，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及宗教信仰、保護藏人的文化、語言、環境，並釋放以班禪仁波切為主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總之，解決西藏境內嚴峻局勢，包括藏人自焚，還是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所有的責任在中國政府一方。中共應該聽取境內藏人的意願，徹底反省對藏政策，儘快與藏人行政中央展開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才是實現[中國夢]的最佳途徑。

# 噶廈在西藏抗暴54週年 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1959年的這一天，數以千計來自西藏三區（衛藏、康、安多）各階層的僧俗百姓，匯集在首都拉薩，抵制抗議中國政府的入侵和占領。在幾千年的西藏歷史中，我們是生在最為悲劇時期的一代。今天，為了前輩開啟的抗暴事業，我們聚集在這裡，向所有為西藏的自由事業而獻身的同胞致以敬意。對自由的渴望，曾引領我們的前輩，在1959年3月10日這一天，承擔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使命，並激勵我們繼續奮鬥確保我們的基本自由和民族尊嚴。

目前，西藏境內持續自焚抗議的現實，清楚地表明瞭中國當局正在西藏實施殘酷的鎮壓政策。自2009年以來，西藏境內已有107位藏人自焚，其中90位壯烈犧牲。僅在2012年11月份，中共召開十八大會議期間就有28位藏人自焚。如此頻繁地爆發自焚事件，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自焚者中包括牧人、農民、教師、學生等各領域的藏人，不過，多數為僧人。自焚事件已蔓延到西藏各區域：衛藏、康、安多，以及首都拉薩。我們今天的內容之一，就是紀念自焚藏人和所有為西藏自由事業而獻身的同胞。

藏人自焚的根源是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和越來越殘酷的鎮壓。我們時刻都可以見證和體驗中國政府對西藏佛教文明、語言文化的不斷打壓和摧殘，而且深感憤慨的是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玷污！同時，大量漢人移民西藏，搶走了有限的工作機會，佔有了藏人的土地，使藏人失去了未來……而西藏的城鎮，正在被迅速地漢化；無以計數的牧人，被強迫離開草原定居在貧瘠的地方，破壞了他們本來自給自足的生活，使之日甚一日地陷入貧窮。有目共睹的是，殖民“開發”的大車，每日載著價值連城的礦藏，源源不斷地運往如今自然資源已十分貧乏的中國。這一切，讓人不難看出，中國政府關心的是西藏的博大疆域，而非藏人。

然而，對這些非正常行為，如果藏人稍有異議，就會遭到長期監禁、酷刑、公開羞辱和失蹤等。中國當局非但禁止藏人和平抗議，就是表達微小的願望，都會遭到嚴厲懲罰和殘酷打壓。因此，他們寧可自焚，也不願沈默和屈服。最近，中國當局又定性自焚為“犯罪”，並對自焚者家人、朋友等進行關押、重判，

但是西藏境內的自焚抗議仍在此起彼伏。

通過各種媒體，噶廈一直呼籲藏人不要採取慘烈的自焚抗議方式，生命寶貴，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不希望任何人這樣結束生命；作為佛教徒，我們必須為逝者超度祈願；作為藏人，我們有支援境內同胞實現意願的神聖責任：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讓西藏人民獲得自由！讓所有的藏人團結起來！

只有實現此願望，才能結束當前西藏的慘狀，中國政府應該尊重西藏人民的意願，改變目前的強硬政策。

噶廈將全力堅持尋求真正自治的“中間道路”，這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指明的最可行和最具有遠見的解決西藏問題的路徑。對此，西藏人民議會經過認真審議後，一致通過了“中間道路”的決議。同時，也獲得了境內外藏人的支援，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 worlds 主要國家政府、領導人的支援；尤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學者和作家的支援。希望中國新一屆領導層，以現實為基礎，真正認識到“中間路線”的方案是雙贏為和利益藏漢兩族的最佳政治途徑。2002年恢復對話，曾給藏人帶來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不幸的是，最近的僵局，動搖了這一切。

解決西藏問題，並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法律制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採取了一國兩制之政策，也對台灣表達了同樣的政治意願。然而，涉及西藏時，既沒有在憲法框架下處理的意願，也沒有其他任何正面回應。儘管如此，噶廈仍然期望實質對話。因此，我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展開有意義的談判。

解決西藏問題也有益於世界，因為西藏不僅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為世界第三極，是亞洲十多條大江大河的發源地，涉及下游15億人民的現實生活。另外，西藏的自由鬥爭堅定地建立在非暴力和民主原則之上，盡快解決西藏問題，既可以鼓勵爭取自由事業的人們，也更有助於中國走向現代化。

(下接第4頁)



#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抗暴54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54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首都拉薩為統治掌控西藏而上演了一場準備陷害尊者達賴喇嘛的陰謀活動。這一陰謀活動被廣大藏人識破後，大量藏人湧向拉薩而爆發了反抗中國的大起義活動，今天正是這一抗暴活動的紀念日！從今天開始，我們在每年紀念這一自由抗暴活動週年的同時，還將這一天定為“愛國英雄紀念日”，以此紀念為自由西藏事業而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們！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入侵西藏到現在已經整整過了64年，在這64年的時間裡有一百多萬藏人死於非命；六千多座寺院被毀；西藏的環境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西藏民族的象徵—西藏的宗教與文化、語言遭到了計劃性的破壞；將藏域變成漢域的情況越來越嚴峻；中國領導人非但不考慮如何解決西藏問題，反而變本加厲進行歪曲事實的宣傳，以此蒙蔽和欺騙漢民族及國際社會。

中共入侵西藏以前，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其政治、行政、司法完全由藏人自己自主管理，沒有受過任何外來國家的統治和涉入。按照當今通用的對國家和民族的解釋，西藏不僅具備了所有組成國家的要素，並比當今許多獨立國家的歷史還要悠久。但是令人悲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放棄殖民擴張主義政策，而許多國家紛紛獲得獨立的大好時刻，中國卻趁著國際秩序重組的機會武力入侵西藏，致使至尊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及八萬多藏人不得不流亡國外。

中共入侵並統治西藏以後，對西藏實行的殖民主義政策使藏人在西藏各城鎮被邊緣化而所有經濟利益被漢人佔據，藏人在藏區成為少數民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由於藏人沒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權利，其人權、行使宗教的自由、出行自由、語言自由等等都遭受了嚴厲的管控。由於這些原因，境內藏人不顧生命危險，前仆後繼，連續開展了各種反抗中共暴政的和平抗議活動。特別是2008年整個藏區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來，整個藏區的局勢變得越來越糟糕，越來越嚴峻！但是，在國際上同情和支援西藏的國家越來越多。至尊達賴喇嘛依據國際國內現實而提出，流亡西藏政府按照民主程序制定並付諸實施的“中間道路”是解

決西藏問題的雙贏政策。但是，這一雙贏政策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積極回應，這實乃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

我們通過今天的這一紀念活動，向境內同胞們的愛國精神和護持民族尊嚴的行動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謝！

眾所周知，西藏境內的局勢越來越嚴峻！從我們清楚掌握的資料來看，2009年到現在在西藏境內共有107名藏人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業而以身焚火，其中89位已經犧牲。在流亡社會也發生了幾起自焚事件。中國政府以涉嫌唆使藏人自焚為名，大量抓捕藏人並以故意殺人罪、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處以嚴刑，對自焚藏人及家屬進行騷擾汗巖，採用連坐式的處罰等等，這些都充分證明中國政府毫無解決藏人真實願望的意願。

中國政府為掩蓋西藏境內的真實情況，不准國際媒體、政府及非政府組織觀察團進入西藏進行實地調查。他們那種一味掩蓋事實及撒謊成性，沒有半點悔意而任意欺騙國際社會的做法實在是可令之極。他們為掩蓋自己的錯誤而顛倒黑白，任意指責“自焚違背佛教戒律”、指責“尊者達賴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唆使脅迫藏人自焚”，並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不顧憲法精神聯合下放《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將自焚行為定性為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並且對公共安全、社會秩序造成危害，其行為屬於違法犯罪活動。組織、策劃、煽動、脅迫、引誘、教唆、幫助他人實施自焚，本質上是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嚴重犯罪行為。並指出，對實施這類犯罪行動的人以故意殺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要作為打擊重點予以嚴懲”。在這樣的一種中央違憲所開的口子下，藏區各當局變本加厲，肆意抓捕所謂“達賴集團幕後唆使人員”，藏區各公安當局連續成功破獲所謂“系列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並未經任何法律程式而對藏人處以極刑。

但中共的這種做法欺騙不了國際社會，也欺騙不了中國人民。相反，它的這種做法，特別是明明知道藏人行政中央並沒有追求獨立，卻一味汗巖指責藏人行政中央搞獨立，搞分裂，實際上是它自己製造著分裂中國的條件。

西藏境內由於沒有自由社會那樣進行和平抗議活動的任何機會，境內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為迎請至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為促使中共改變對藏強硬政策，不得不採用“自焚”方式進行抗議活動。但中國政府除了一味強硬鎮壓而外，沒有找出任何具體解決之道。而國際社會也只是表示憂慮及同情之外，西藏民族處於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沒有任何國家拿出實際行動而深感遺憾！

作為流亡藏人，將西藏境內發生的任何事情如實向國際社會提供並宣傳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做法被指責為“唆使脅迫境內藏人自焚”，難道國際社會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被國際其他媒體曝光或報導，也可以說發生的那些事情也是它們唆使脅迫的嗎？因此，流亡藏人為聲援境內同胞開展了多項聲援活動。其中由西藏議會在五個多月時間裡在全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正義火焰傳遞活動”，並在今年一月份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在印度各邦開展了宣傳西藏，尋求支援活動。今年一月底藏人行政中央噶廈和議會共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了“聲援西藏大型活動”。我們在舉辦這些活動時，印度政府給予我們無限的方便和支援，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以後，西藏境內局勢沒有得到緩解，西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以前，我們還會隨機舉行此類大型活動，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援和相應！

今年的“3、10”紀念活動，正值中國高層領導換屆之際，在此，我們向中國新領導人提出幾點對雙方都有利的建議：

- 1、中國政府應該正視西藏問題，將西藏問題視為需要解決的、應該解決的、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以“中間道路”開啟雙方間的和談！
- 2、中國政府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調查造成藏區緊張局勢的原因，特別是導致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並允許國際媒體、政府與反政府觀察團進入西藏！
- 3、中國政府如果還不改變對藏區實行的高壓強硬政策，中國政府和藏人間的關係還會繼續惡化是無疑的。因此，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停止對藏區實行的強硬高壓政策！
- 4、中國政府應該瞭解藏區緊張局勢，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及宗教信仰、保護藏人的文化、語言、環境，並釋放以班禪仁波切為主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2013年3月10日  
西藏人民議會

（上接第1頁）

感謝五十多年來，印度政府和人民慷慨有力的支援！感謝聲援西藏正義事業的各國政府、各國國際組織、各聲援西藏團體和個體，正是在你們堅定的支援下，通過了各項決議和公開聲明！同時，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採取進一步行動，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早日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我們希望國際組織敦促中國政府，允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高級專員、國際媒體、外交官員等進入西藏，這也是瞭解自焚事件和西藏境內真實情況的唯一方法。正如噶廈宣佈的2013年為“聲援西藏年”，帶著民族尊嚴，我們和平地、合法地開展了所有的活動。今年1月30日起，在噶廈和西藏人民議會聯合在新德里開展的為期四天的大規模活動上，許多印度重要政治領袖、國會議員、不同黨派的代表，都來到現場，承諾了對西藏自由事業的堅定支援。今天，在布魯塞爾，歐洲流亡藏人和支持者，舉行了“歐洲聲援西藏”的集會。這個月，北美、歐洲和其他各國藏人，還開展了“西藏遊說”活動，主題為：達賴喇嘛移交政治權力的目的、西藏民主發展進程、敦促開啟具有實質意義的“藏中對話”等。

如今，西藏人民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為艱難的時刻，我們的努力，關係著西藏人民的未來。在達賴喇嘛尊者的關懷和指引下，我們必將克服各種困難，更加團結和充滿力量。

在此，噶廈特別感謝境內外全體藏人的堅定擁護和支援！尤其向全體境內藏人表示親切的問候！願達賴喇嘛尊者長久駐世！願在團結、創新、自力更生的原則下，雪域家園盡快獲得自由，境內外同胞早日團聚！

2013年3月10日  
司政洛桑森格

## 外交部長德吉曲央出席 日內瓦人權民主峰會

【西藏之聲2013年2月19日報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近日抵達瑞士，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非政府組織人權民主峰會，並參加了當地西藏婦女會的年度會議。

第五次非政府組織人權與民主高峰會（4th Geneva Summi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於瑞士時間（19日）在日內瓦舉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受邀出席峰會，並介紹以西藏境內自焚浪潮為主的緊張局勢。

# 我們絕不失去希望

楊建利/紐約/2013年3月10日

親愛的藏族兄弟姐妹們，紮西德勒！

自從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我每年都參加3.10的紀念活動：從波士頓到達蘭薩拉，從臺北到華盛頓，從紐約到北京。是的，在北京，從2002到2007年我度過五年的牢獄生活，其間每逢的3月10日那特殊的一天，我都會在心裏為尊者達賴喇嘛和藏族兄弟姐妹默默祈禱。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就像今天一樣，我從你們那裏得到力量和激勵：你們的恒忍精神激勵著我，儘管你們的語言、文化、信仰、土地、精神，甚至生命都正經受嚴酷打擊，你們在尊者達賴喇嘛的領導下為自由而艱苦卓絕地持久奮鬥給我生生不息的力量。

今天，我們在沈重的黑影下紀念1959年西藏民族起義54周年。我站在這裏，一想到隨時都有可能又有藏人自焚，隨時都可能有更多的藏人被拘捕被失蹤，我的心就會抑制不住地絞痛。

不久前，去年12月10日，就在這個地方，我在“與西藏同命運”的集會上演講，我請求你們和我一起向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世界領袖們問一個問題：今天，你是藏人嗎？

我之所以問他們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當時相信，我今天依然相信，沒有人可以說他不是藏人，如果他看到藏人的生命之軀燃燒成一團團烈火而其靈魂沒有麻木到不知灼痛；沒有人可以說她不是藏人，如果她聽到從一團團火焰中傳出的悲天憫人的鳴喚且仍有心去愛有腦去思。

我之所以問他們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當時相信，我今天依然相信，這些政治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權，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抑惡揚善。

今天，我請求你和我一起向世界領導人問更多的問題。今天，我們必須問他們：

潘基文先生，奧巴馬先生，

為了抗議中國政府對藏人實行的政治壓迫和文化清洗的政策，已經有109位藏族僧侶、尼姑以及普通百姓自焚，還要等到什麼時候、還需要多少藏人自焚你們才會直接用真相對抗中國政府的謊言，直言不諱地告訴中國政府，他們必須馬上停止對西藏的“高壓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才是“西藏危機”的根本原因？為了向國際社會敲響警鐘，藏人還有多長的路要走？在像你們一樣的世界領袖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藏人的災難，更是全人類的災難，並且採取行動阻止它之前，

藏人還要遭受多少苦難？

我能夠理解，世界領袖們常常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做出妥協。但是西藏問題不單單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道義問題，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道德考題。每一個世界領導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參加這樣的一場考試，像其他的考試一樣，這場考試只有通過或者不通過兩種結果。到頭來，每個世界領導人的勇氣、見識和氣節都將經受歷史的嚴格檢驗。

我不知道終止這場浩劫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但是我深知，保持沈默是一定不會有效的。今天，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沈默不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其實，沈默一直都不應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我呼籲世界領導人，在這個全球行動日，聲援藏族人民，譴責中共對藏人的鎮壓，與藏人領袖一同尋求保障藏人身安全、保護藏族文化的道路。

同時，在全球聲援西藏日，我也訴諸華人同胞的良心，呼籲華人同胞們一起參與其中。我們華人必須意識到藏人有著罄竹難書的真實苦難，我們必須意識到藏族正經歷的苦難也是我們的苦難，我們必須意識到給藏族帶來痛苦和災難的政府，正是那個囚禁了我們最好的公民、搶奪了農民土地、控制著我們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政府。當藏族的兄弟姐妹們正在熊熊火焰中悲鳴之時，我們一定不能繼續視而不見。

在面對一個如此強大的惡魔之時，我們可能都會感到無能為力，但是我們應該從尊者達賴喇嘛的話裏得到力量和激勵，“悲劇應被當作力量的源泉。不論面臨何種困難，不論感覺多麼痛苦，若我們失去了希望，那才是真正的災難。”

是的。我們必須從西藏那一團團悲壯的火焰中得到希望。我們絕不失去希望。我對非正義毫無耐心，我不認為我們還需要再等54年，我們一定能在有生之年回到家園、得到自由。我是尊者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間道路”的推崇者。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我堅信飽含仁慈、憐憫、勇氣、智慧和遠見的“中間道路”會使藏漢兩族人民互惠都得益處。讓我們團結起來繼續為了我們得理想而奮鬥。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會繼續與你們並肩作戰，我會和你們一起走完通往家園和自由之路上的每一步。

謝謝你們。

參與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 全球紀念西藏抗暴五十四周年

3月10日，是西藏抗暴紀念日，全球流亡藏人和支援西藏團體舉行各種活動紀念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首都拉薩的抗暴運動。在美國、印度、香港、臺灣、日本、歐洲比利時、法國、英國、奧地利、德國、義大利等國家舉行了紀念西藏自由抗暴54週年集會活動。美國紐約有3千多人參加，布魯塞爾聚集了4千多名流亡藏人。

在德國超過1200個城鎮的政府辦公大樓懸挂了西藏國旗，西班牙也有20多個城鎮政府辦公大樓前懸挂了西藏國旗。

以下是今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的綜合報道：

## 印度達蘭薩拉：

藏人行政中央在達蘭薩拉大乘法苑舉行官方活動，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活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西藏人民議會副議長、達蘭薩拉僧俗民眾等參加了紀念活動。官方活動結束後，五個非官方組織聯合組織民眾舉行了大型抗議活動，抗議隊伍從上達蘭薩拉大乘法苑到下達蘭薩拉的警察局廣場。

另外，今天，林查.次丹多傑[拯救西藏徒步返回西藏運動]再次開始了。西藏作家、活動人士林查.次丹多傑、母親和妹妹三人去年3月10日從達蘭薩拉出發展開徒步返回西藏運動，當他們進入尼泊爾後遭到尼泊爾警察的百般刁難，最後，次丹多傑獨子進入尼泊爾境內，離首都加德滿都二十多公里時遭到尼泊爾警察逮捕。並以非法入境起訴判處5年5個月的徒刑，之後他在監獄服刑。

次丹多傑是第二位被尼泊爾政府由於西藏自由運動而判處重刑的藏人，上世紀70年代，拉莫次仁先生由於穆斯塘西藏遊擊基地事件被判處7年徒刑。不久前由尼泊爾境內部分藏人的法律援助下，次丹多傑獲得釋放。他返回達蘭薩拉後召開記者會宣佈了今年3月10日再次開展拯救西藏徒步返回西藏運動，並呼籲社會各界參與。今天，次丹多傑和他父母一起從達蘭薩拉啟程，展開了第二次徒步運動。次丹多傑自稱：我是西藏六百萬藏人的兒子，我的生命等一切屬於西藏人民，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遺憾。次丹多傑，作家、活動人士，有兩個孩子。

## 臺灣：

一場紀念西藏抗暴五十四周年的遊行，周日下午在臺北鬧區舉行，除了上百位在台藏人參加外，也有多

個非政府組織，甚至在臺灣的外國人回應。

這場遊行由多個在臺灣的藏人團體舉辦，日前到臺灣訪問的藏人行政中央財政部長次仁頓珠也登上宣傳車，通過駐台代表達瓦才仁的翻譯，向群眾發表講話。

次仁頓珠說今天的集會，不僅為了紀念西藏的歷史，也是為一百多位自焚的愛國者的紀念。在臺灣使用的是中文，又和中國非常接近。因此特別要重申藏人行政中央和議會的立場：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同時堅守「中間路線」。也就是西藏不尋求獨立，而是希望在現有的框架下，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上臺表達聲援，他說臺灣人民以前也遭到極權政府壓迫，民進黨的同志，以往也曾經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因此眼見藏人為了爭取自由，已有超過一百人自焚，實在令人難過，也感覺全世界都應該同聲支援藏人。

達瓦才仁也宣讀了行政中央紀念抗暴五十四周年的宣言。對於在藏區持續發生的自焚抗議事件，宣言裡指出，藏人自焚的根源是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和越來越殘酷的鎮壓。我們時刻都可以見證和體驗中國政府對西藏佛教文明、語言文化的不斷打壓和摧殘，而且深感憤慨的是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玷污！

宣言中也針對「中間路線」向北京政府喊話：「希望中國新一屆領導層，以現實為基礎，真正認識到中間路線的方案是雙贏為和，利益藏漢兩族的最佳政治途徑。」

紀念儀式結束後，遊行隊伍沿著臺北市最熱鬧的忠孝東路出發。隊伍中有一百一十位義工，舉著印有一百一十位自焚藏人姓名和照片的看板，悼念這些為爭取自由付出生命的藏胞。



下午三點十分，主辦單位特別讓隊伍停下來，請這一百一十名義工當街就地躺下，默哀一百一十秒。這特別的抗議、紀念儀式，吸引了不少過路民衆的目光。

## 香港：

西藏抗暴五十四周年紀念日，流亡藏人發表公開信要求北京當局停止迫害藏人，同時各地舉行影片放映、聯署和集會等活動，並呼籲中國政府停止鎮壓和迫害藏人。

促請中國政府停止迫害藏人

聯合國、歐盟以及多國政府、國會及非政府組織，已經先後在去年議決，嚴厲批評中國政府對藏政策。我們緊急呼籲聯合國及歐盟的人權委員會和相關國際組織、機構部門介入調解，強烈促請中國政府停止軍事鎮壓和政治迫害，以保障西藏自由及挽救藏人生命，我們鄭重提出以下六項基本的人權訴求：

- 一．重新審視西藏歷史的問題，譴責中共嚴重侵犯人權，通過各項援助西藏人民的決議案，並予以落實執行；
- 二．派遣聯合國獨立小組進入西藏，調查藏人自焚事件的事實真相，容許人道探訪自焚者的家屬，審視因聯繫境外組織或同情自焚者，被判刑定罪為煽動分裂、自焚謀殺的案例，監察中國政府有否違反國際法及牴觸人權公約；
- 三．聆聽百多位自焚藏人們呼喊的口號及所留下的遺囑，讓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儘快返回家鄉，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權和思想信仰，放棄現行對西藏的強硬高壓政策；
- 四．釋放以十一世班禪喇嘛更登確吉尼瑪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停止無理拘捕、監禁和重判因行使宗教信仰、言論表達、示威遊行等公民權利的藏人僧侶、學生及民眾。
- 五．呼籲中共政府盡快與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重啟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接納流亡政府倡議的「中間路線」，早日達成和解方案，給予西藏自由、人民自決、高度自治，保留藏區民族的宗教、文化、語言、經濟等精神信仰、傳統習俗、思想溝通和遊牧農耕的生活方式。
- 六．促請中國政府停止在藏區的血腥鎮壓、軍管戒嚴及資訊封鎖，回應西藏人民的訴求，盡力協助西藏回復成為一個自由、和平的地區。

公開信：停止迫害藏人

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政府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以所謂“民族政策”對藏區的高壓統治不斷增強。從2008年開始直到上個月25日，共有113名境內外藏人自焚。在抗暴54周年紀念日前，藏人團體包括香港與

西藏同行、良心之友、關注西藏、聯合自由西藏等團體發表公開信要求北京當局停止迫害藏人，公開信提出促請包括聯合國及歐盟的人權委員會和相關國際組織、機構部門介入調查，要求中國政府停止迫害藏人的權益。

公開信同時提出六點訴求包括通過各項援助西藏人民的決議案，並予以落實執行；聯合國獨立小組進入西藏調查自焚真相；讓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尊重藏人的信仰自由；釋放西藏的政治犯；呼籲中共當局啟動談判解決西藏問題和停止在藏區的血腥鎮壓。

## 美國紐約：

3月10號在西藏抗暴紀念日，大紐約地區六個民間團體發起在紐約的遊行集會。

三千多人聚集在聯合國總部前的廣場，同時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一百多名藏人自焚的事件。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長仲瓊俄珠專程趕來，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羅桑念紮也在集會是用藏語發表長篇演講。

羅桑念紮表示，令人吃驚的是，中共當局不是去瞭解自焚藏人不滿的源頭，反而指責他們頭腦有問題，自己遇到家庭和社會矛盾，或有犯罪記錄。

羅桑念紮：“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給中共當局指出一條路，鼓勵他們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對於新上臺的習近平，羅桑念紮希望他真的有意願解決傷害中國多年的這些問題。

羅桑念紮：“我們呼籲習近平重新審視在中國和西藏實行的政策。採取措施，讓西藏人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和尊嚴。”

一些華人團體也前來支援。去年在國際人權日在聯合國總部前參加藏人集會的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用英文演講。

楊建利：“這幾年來我們都非常失望，因為世界領袖的反應是非常淡的。現在沒有一個像奧巴馬這樣的領袖去告訴中國政府：這樣是不行的。你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人類的災難，這不僅僅是西藏的災難。現在還沒有一個領袖這樣做。

他表示，世界領袖們往往爲了眼前利益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妥協，西藏問題和很多其他問題一樣，是擺在他們面前的考題。這些領導人也和其他人一樣，其勇氣、見識和氣節將經受歷史的嚴格檢驗。

楊建利：“對於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我們全世界必須團結起來，一起來解決中國的民主化問題。不然的話，中國將給世界帶來災難。”

參加集會的包括男女老幼。有的很小的孩子也穿著藏袍，在附近玩耍。在印度長大的丹增慈拉（Tenzin

Tselha)，曾在藏人的學校上學，和近些年逃離中國的藏人孩子一起。

丹增慈拉：“這些孩子在西藏的學校無法學習藏文，不能學習自己的語言文化，也就無法成長為一個真正的藏人。”

她的父母13歲就隨家人逃離西藏。他們家原來在西藏過著半遊牧的生活，因牧民被從新安置，斷絕了幾代人熟悉的生活方式，無法生存，也沒有上學的機會。而逃亡的生活需要從頭開始。在她印象中，父母的大半生都是在努力適應新的環境。

從印度輾轉來到美國的洛桑一直感到，在這裏可以自由的說話，希望能夠活的有尊嚴。

洛桑：“我們從小就學佛教的。但是宗教信仰沒有自由，什麼都沒有自由，所以我們偷渡跑到印度。到這裏來真正感受到自己還是個人的樣子，可以自由說話，什麼都有權利。”

這次活動由大紐約地區的自由西藏學生組織、西藏青年會等六個民間團體召集。從紐約、新澤西、波士頓、康州和華府趕來的藏人，上午從布魯克林區遊行到聯合國總部前，下午則浩浩蕩蕩穿曼哈頓遊行到中領館繼續抗議。晚間還舉行了燭光悼念。

## 舊金山灣區：

3月10日，美國舊金山灣區七百多名流亡藏人舉行集會和遊行，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有十幾位華人參加了藏人的集會和遊行。

3月10日中午，藏人的遊行隊伍在一輛矗立著達賴喇嘛大幅照片的卡車先導下，來到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遊行藏人一路高呼西藏自由等口號，表達他們的訴求。

國際西藏學生組織舊金山負責人巴桑，在集會上用宣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達蘭薩拉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集會上的講話稿。講話談到自2009年以來，中國藏區已經有一百零七名藏人為抗議中國政府統治而自焚：“藏人自焚的根源是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和越來越殘酷的鎮壓。我們時刻都可以見證和體驗中國政府對西藏佛教文明、語言文化的不斷打壓和摧殘，而且深感憤慨的是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玷污。同時大量漢人移民西藏，搶走了有限的工作機會，佔有了藏人的土地，使藏人失去了未來，而西藏的城鎮，正在迅速的被漢化；無以計數的牧人，被強迫離開草原定居在貧瘠的地方，破壞了他們本來自給自足的生活，使之日甚一日 的陷入貧窮。”

中國民運和維權人士方政、葛洵以及十幾位舊金山華人參加了藏人的集會和遊行。當原北京學生、在89“六四”被解放軍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坐著輪椅，在藏人面前發表講話時，藏人向他發出歡呼聲。方政

說：“在這裏我們看到，有很多年輕的漢族朋友也和你們一起來到這裏。我們共同抗議共產黨殘暴的統治。我們知道，這一切並不是普通漢人造成的，而是共產黨這個邪惡的政權造成的。我本人就是共產黨政權一個深深的受害者，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 藏族朋友的正當要求，我們在爭取自由、爭取人權方面完全站在一起。

在中國領事館的集會結束後，晚間，參加舊金山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集會和遊行的藏人，又前往舊金山市中心聯合廣場舉行燭光祈福會，為西藏祈福，悼念54年來在中共統治下死難的藏人同胞。

## 倫敦：

支援西藏的英國各界在倫敦遊行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並要求中國當局結束在西藏粗暴的統治方式，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和人權。

有近500名來自英國各界支援西藏的維護人權人士和團體，也有許多旅居英國的海外藏人參與。

在倫敦舉行的紀念西藏抗暴54周年遊行活動，也有少數旅英華人參與。英國《華維藏團結會》的發起人邵江博士，就特地和藏人一起到中國駐英使館前表達對中國當局在西藏地區高壓統治的不滿。他對記者表示，這是對西藏人民的支援，特別是對境內藏人表達支援。邵博士說：在外界的人要讓中共瞭解到，鎮壓是不可能消滅西藏的抗爭，和他們自己保存文化和宗教的決心和努力的。而對境內的華人和海外的華人而言，如果想到是自己的權利被剝奪或是受到損害，也同樣的要瞭解到藏人實際是處在更悲慘的境地，因為藏人的文化和語言都面臨了被滅絕的境地。邵博士表示，當前國際尤其在對待中國問題的時候，不少國家幾乎只談經濟利益和國家利益，忽視人權和民主的標準，因此他認為海外公民社會參與到爭取自由人權的活動更形重要。

## 外媒記者：

## 中共嚴厲限制藏人行動

【VOT1月24日報道】加拿大最大的報社《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記者馬凱·麥金農（Mark MacKinnon）於日前對西藏康區甘孜州康定縣進行秘密訪問，揭露中共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限制藏人的行動自由。《環球郵報》記者馬凱指出，自己從2009年開始曾多次申請到頻繁發生自焚抗議事件的藏地展開調查採訪，但一直遭到中共政府的拒絕。近日成功來到西藏康區甘孜州康定縣，想瞭解自焚抗議事件的相關情況，但由於害怕中共政府的打壓和迫害，很多藏人不敢告訴真相。

## 達賴喇嘛尊者致函祝 賀羅馬天主教新 教皇方濟一世

達賴喇嘛尊者在第一時間點，致函祝賀羅馬梵諦岡新選出的教宗。

「向您獻上我的問候與喜悅，祝賀您在歷史性的一刻當選羅馬梵諦岡的新教宗。」

確認了新教宗的名號，尊者在賀函中表示：「雖然自己並不是非常瞭解有關天主教的聖徒，但我知道聖人聖方濟；曾訪問義大利聖城阿西西（Assisi），出席國際宗教間的聚會，進而瞭解了聖方濟的名；由此，瞭解聖方濟純樸、紀律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眾生的關愛，這些都是我深感敬佩的品德。我很感動的是，知道您選擇了以他成為您擔任教宗的名號。」

達賴喇嘛尊者回顧自己曾會晤羅馬天主教教宗保羅二世、保羅六世和剛卸任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等，並與天主教的兄弟姐妹們進行交流的情況，期望在將來能夠與新教宗方濟一世會面：「很高興能夠與您的前幾任教宗會面與友好的交談，並在過去40年期間，與天主教的兄弟姐妹們進行頗有成效的交流。同時也在此表達我的期望，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很榮幸地與您會面。」

原載：達賴喇嘛官方國際華文網

## 藏人福利辦公室 在諾布林卡設分部

為了向居住在達蘭薩拉附近諾布林卡等地的流亡藏人提供快捷的全方面的服務，達蘭薩拉藏人福利辦公室於23日在諾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附近設立分部辦公室。

達蘭薩拉藏人福利辦公室主管索南多傑向本台記者介紹了開辦這一新的服務中心的目的。他說，以前居住在諾布林卡、索嘎成人學校、西藏難民接待中心、西藏上密院等所在地的僧俗民眾必須要從老遠跑到達蘭薩拉福利辦公室，才能領到所需相關證明和文件，而這次在諾布林卡設立分部辦公室，就能解決這些地區的民眾自願納稅，送孩子上學或轉學，以及在辦理各種手續和申請時，所需的相關證明，並能及時解決當地存在的各種困難。

據瞭解，達蘭薩拉藏人福利辦公室主管索南多傑，西藏人民議會前任議員阿旺拉姆，以及當地印度有關人士等共計200多人參加了分設辦公室開幕儀式。

##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嚴重關切藏人自焚

丁力/03.18.2013

VOA華盛頓

在中國藏區自焚人數已經超過一百之際，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兩位主席3月18日敦促中國政府結束對西藏人民的壓制性政策，恢復與達賴喇嘛的對話。

這個機構的主席施羅德·布朗參議員說：“我們希望這些悲慘的自焚能很快結束。中國政府可以緩和緊張局勢，但不是通過它當前的嚴峻法規和高度戒備的政策”。布朗參議員希望中國政府結束那種“不給藏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策”，無條件恢復同達賴喇嘛或者他的代表的對話。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克裏斯·史密斯眾議員說：“近年來，中國官員已經加強管制藏傳佛教及其寺院，過度使用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推行那些威脅和破壞西藏文化和語言的移居和教育政策，並且向外部世界封閉藏族地區。”史密斯眾議員還表示，扭轉這些政策，允許國際觀察員進入藏區，將會大大緩解這種狀況。

中國官方媒體指責西藏流亡團體煽動和策劃了在中國藏區發生的自焚事件。中國政府反駁外界的批評，堅稱政府一直致力於藏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自從2010年1月以來，北京和達賴喇嘛雙方就再也沒有舉行過會談。

### 簡訊

加拿大國會西藏之友會聚集了幾十位國會議員，積極為藏人發聲，並促成加拿大國會在一個月內舉行兩次藏人自焚事件聽證會。

加拿大國會西藏之友會成立於1990年，由在加拿大國會中關注西藏人權和自由權利的議員們組成，跨越黨派，成員來自各個黨派的議員，有眾議員也有參議員。

該機構自成立以來，多年來，已經有幾十個成員參與，成為加拿大議會和政府支援西藏的重要聲音。

加拿大國會西藏之友會及其成員，積極支援和鼓勵藏人爭取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努力，並完全支援尊者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解決衝突的努力，推動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通過與中方談判，實現真正的自治。

# 專訪達瓦才仁： 藏人為何自焚十二問(上 下)

北明

受訪人：達瓦才仁 (Dawa Tsering)：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採訪人：北明 (Bei Ming) 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  
（「藏族自焚三年祭」專欄）主持人

採訪時間：2013年2月5號

採訪地點：臺北——華盛頓

視頻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D-imDVGZ6Fo](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D-imDVGZ6Fo)

問：國際社會眾所周知的藏人自焚事件，從2009年2月至今持續整整3年了，有104位藏人自焚，其中101位來自中國大陸境內，從接近85%的死亡率來看，這些自焚行為絕非秀或宣傳，更非兒戲。請告訴我，您如何定義他們的自焚行為？

答：自焚的藏人當然不是在做秀！在西藏，要做這種秀，所付出的代價肯定是這個世界上最慘重的；自焚者也不是一般「厭世」、「走投無路」或「絕望」的自殺。

就西藏佛教而言，他們的自焚是利益他人的自我犧牲，也是護持佛法的殉教；藏人的自焚，不是消極逃避，而是積極進取、崇高純潔的自我犧牲行為。總而言之，持續自焚的動機是為了「利益更多的眾生」與「護持佛教」。反過來也說明：在西藏，除了自焚而外，已經沒有了其他方式或途徑可以消解人民遭受苦難、佛法遭受著 侵害之現狀。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間，雖然中共對西藏的政策或說法有所不同起伏，但有一條貫穿始終的內容，那就是「壓制和削弱西藏的宗教文化」，包括語言文字的使用等，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都是指向「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回顧西藏過去的六十年，藏人的反抗和中共的鎮壓等，很多實質上都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雖然中國政府以階級鬥爭或醜化舊西藏來掩蓋中國的擴張和對西藏民族的征服，以美英帝國主義或反華勢力煽動策劃等說詞掩蓋西藏人民對殖民政策的英勇反抗和犧牲，但不論中共怎樣說或怎樣做，他們都從來沒有停止過削弱西藏的宗教文化、限制藏語文的使用和傳播，這一點從自焚者的遺囑中也不難窺見一斑——

除了「西藏自由」「達賴喇嘛 返回西藏」而外，自焚者的訴求中最普遍的就是希望藏人「說藏語」！藏人說藏語本來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西藏，藏人卻只能用自焚的方式和代價，才有機會表達出這一意願，也才能讓外界知道西藏人或藏語文目前的艱難處境。

問：中國的人權指數遠遠低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受壓迫的不僅是藏人，漢人也同樣缺少憲法認可的各項基本人權。但是無論怎樣反抗，任何一個漢人的利益群體都未出現過如藏人這樣持久的、連續不斷的、以自焚為方式的反抗。我的問題是，藏人的生存狀況比漢人更糟糕嗎？或者說，當局對藏人的壓迫更深重嗎？我得繼續問這個問題：為什麼藏人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答：藏人的生存狀況當然比漢人糟糕許多。就像剛剛談到的，漢人不存在自己的語言文字之使用受到限制或壓制的問題，漢人也不存在民族滅亡的恐懼。漢人的孩子從小學的就是中文，而藏人的孩子想學藏文，最可靠的途徑卻是冒險偷越邊界到印度的流亡藏人難民學校學習。西藏人在印度，不但可以學習藏語文，藏文的成績還可以計入上大學的分數中，流亡藏人也可以自由旅行；但是在中國，西藏人學習藏語文會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種種限制；藏人和維族人在中國旅行時不僅會處處受到刁難，甚至連住旅館都會被限制。就此而言，中國和印度，究竟哪一個更像是藏人的國家？

北京奧運，漢人中只有極少數異議分子被趕出北京，而大部分藏人多被趕出。在西藏，任何一個漢人只要拿身份證就可以自由進出拉薩，而西藏人卻必須拿五種以上的證件，而且在拉薩被允許停留的時間通常只有幾天。漢人可以自由出境旅遊，西藏人和新疆人幾乎不可能拿得到出國護照。在西藏，藏人官員天生被懷疑，他必須要非常努力表現忠誠才能保住自己的飯碗，而漢人官員天生受到信任，並掌握所有的權利……。所有這一切的一切，其最根本的根源就是「殖民統治」。我在此談的僅僅是一些最基本的、對漢人而言根本不是問題，或根本不需要考慮的問題，但

對藏人而言卻是日常生活常態的一部分。

至於兩者共有的問題，包括侵犯人權等，其程度當然也是漢人所沒有的，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拆遷，漢人中有很多釘子戶，但藏人中不可能出現釘子戶，如果有，也會被歸類為分裂活動而遭到嚴厲的鎮壓。在拉薩的菜市場，漢族菜販對藏人顧客都是一付趾高氣揚的樣子，藏人大多也不敢回應。因為雙方一旦稍有爭吵，菜販動輒會隨口誣指藏人說了分裂國家的言論，結果，藏人顧客必然會被押入警局遭到毒打刑囚。你可能會說這種現象很多地方都有，但在拉薩，它反映的卻是漢藏民族成員的不同處境與地位。

**問：**有一位署名博壤望（藏語，意為「自由西藏」）的藏人，一年前在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上發表了一首詩，其中一段描述藏人的生存狀態。這首詩說：在學校/我們的語言文字已被邊緣化成可有可無的選修課/在廠房/我們的製造能力已退化到連一雙像樣的藏靴都不會做/在金融/我們六百萬藏人沒有一家藏人用藏語文經營的銀行/在通訊/我們用藏文寫的書信連同條街道的拐角都繞不過去/而在草原、在山間、在河邊乃至在神山聖湖/我們被聽不懂我們語言的/不敬畏我們神殿的/不理睬我們習俗的/投機商們和他們所建的高樓大廈逼得流離失所/我們被電站、被礦場，步步擠向骯髒的市郊/和那散發著臭味的水溝朝夕相處/儘管我們的流亡異鄉已長達五十三載的/尊貴領袖以放棄歷史與獨立來換取和解/但他那莊嚴慈悲的法照/仍被北京調遣的大兵們/從神聖的佛龕中惡意撕下/甚至用槍托擊了又搗/我們，是的，我們/當了一千三百多年佛陀弟子的我們/雖有理由也願意忘記我們的過去/但是我們無法不面對我們的今天！……。您認為這首詩這一段的描述，是現在藏人在藏區的生活現狀嗎？

**答：**其實現狀可能比這個還要遭。你從詩歌裡面可以看出，你連郵局的直角都走不過去，因為郵局根本不承認藏語的信。同樣的比如說醫療系統，以前西藏有的已經都完全沒有了；像工廠，西藏以前有自己的手工業，現在完全被摧毀，更不要說沒有藏人經營的工廠；一些做買賣的、稍微有點成果的藏人，他們有宗教信仰，他會從事一些宗教活動，而你只要從事宗教活動，就可能被中共定義成政治活動，因此很多（這樣的）藏人後來都抓到了監獄裡面。同樣的，你如果到西藏去看你就會知道，所有的街道和所有的繁華地帶幾乎都看不到一個藏人的商店。比如2008年，當時有幾條街全部被燒，其中被燒的藏人的商店只有兩、三家。其他二、三百家都不是藏人的商店，那是在拉薩噢！所以，中共以援助的名義或發展的名義所做的是，結果呢，是他吸引移民，同時把西藏人敢想更骯髒的邊緣地帶。你剛剛談到人權，人權指的是活的好不好的問題，對西藏人來說，是能不能存活的問題。

由於西藏人的任何抗議或不滿言行，都會被指控為是分裂言行而遭到「維穩」專政機器的暴力鎮壓，而且都是以對付「非我族類」的最殘忍方式，因此，漢人可以寫文章、可以上街遊行、可以有「群體事件」，但西藏人不可能有，所有這些行為都只有一個稱呼，那就是：分裂活動。如法廣報道，去年（2012）11月底，青海海南自治州發生大規模藏人示威事件，一千多名藏人學生和教師走上街頭，要求允許自由學習和使用藏語。12月青海藏區又有八個藏族學生上街遊行，結果八個學生都被判刑入獄。

中國政府當然是希圖用這種嚴酷的懲罰措施可以壓制住藏人的不滿聲音或反抗行動。同樣，對西藏人而言，選擇也就因此變得非常有限：要麼為一個非常有限的行為而付出慘重的代價；要麼就是屈服。而當西藏人不願意屈服時，也就注定要做出慘重的犧牲。

實際上，相對於中共的殘酷手段，自焚已經不是最極端的，這點也從那些自焚未死的藏人之處境和自焚藏人如此地懼怕自己不死而落到中共軍警的手中可見一斑，以至於不久前的一個藏人自焚前先服毒藥，還有一些選在中共軍警不容易迅速抵達的地方自焚等等。因為不死而落入中共軍警手中，其結果顯然很可能比自焚更悲慘。安多阿壩（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有一個22歲的自焚藏人叫次成（又寫次真），他從自焚到斷氣維持了十幾個小時，這期間中國軍警就有辦法弄出十幾頁的認罪審訊筆錄，並在中央電視台播放。這部片子還宣稱此成是在8日凌晨身亡的，但是據唯色（居住北京的藏人作家）瞭解，次成實際上7號就去世了。這大概是為了那十幾頁的所謂「交代材料」更像是真的吧？實際上，如果中共播放他們審訊的現場錄像，相信更能使人明白藏人為何在自焚時如此決絕。

實際上，我在此談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常態，而有更多的卻是難於言表或指證，卻如冬天的冰雪，點點滴滴在心頭。

**問：**另一些少數民族（如維族）的反抗相對劇烈，有暴力傾向。面臨民族生存危亡，為什麼藏人沒有像他們那樣選擇暴力反抗方式，卻選擇了自我毀滅方式？

**答：**我認為這跟兩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有關係。

伊斯蘭教的道德原則是眼還眼，以血還血，是一報還一報的。還有「聖戰」等觀念。而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強調的是前世、今生和來世的輪迴思想以及業果報應等。中國人對近七十年前日本入侵中國還會記恨，但西藏人卻更傾向於將自己的悲慘遭遇歸因於無數輪迴中的共業之因果報應。因此西藏人會生氣，但很難產生銘心刻骨的仇恨。

同樣，由於輪迴思想，我們認為，任何民族身份都



是相對的，西藏人的身份僅僅是今生的標誌，來世可能是漢人，同樣今天的漢人來世可能會成為藏人。因此，西藏人也不太會執著於自己的民族身份或對其他民族身份進行排斥。

除此而外，佛教的非暴力思想也非常強烈地影響著西藏人，而達賴喇嘛把這種思想更加地強化了。比如收，西藏人自從接受佛教上千年歷史以來，西藏就幾乎沒有建立過真正的軍隊，是所謂的「寓兵於民」，就是平時沒有軍隊，有外敵入侵則所有男性都自備刀槍上陣，因而完全是自衛的形態。

當然這並不是說西藏佛教是絕對非暴力的，相反，西藏佛教相信一些正義的暴力，如為了「護教」而引發的暴力。西藏民間有所謂「佛法若被侵害，即使比丘也要持矛，尼師也要跨刀」的說法。例如，五十年代，中共在西藏的侵暴行為，就遭到西藏人、包括僧侶的武力抵抗，當時幾乎所有的反抗軍都自稱是「護教志願軍」，因為對西藏人而言，為保衛佛法而戰鬥是正義的，參加過這種戰鬥的僧人也不會被認為破戒，因為他是為了佛法而戰。

但不同於伊斯蘭教的聖戰，西藏佛教的戰鬥被嚴格限制於佛法遭到侵害而面臨滅絕之時的自衛。作戰和自焚一樣，如果是由於嗔恨、私慾、名利，則這些行為都是違反佛教教義的犯罪行為；如果是為了利他或護教，都是神聖、正義的犧牲奉獻行為，是有極大功德的。由於一切都在一念之間，因此，「發心」或者說動機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真正的利他之心或護教之願，這些行為都是違背佛法的。

因此，西藏人以自焚的方式發出聲音，是希望對改善西藏民族和西藏佛教的處境有所幫助，目的是為了利他或護教，而不是為了逃避現實的困境。換一個角度而言，自焚者是希望通過自焚這一慘烈的自我犧牲，凸顯西藏人和西藏宗教的現狀，希望以此鼓勵藏人團結自救；也希望促使外界關注和幫助藏人，從而最終改善藏人和西藏佛教的生存困境。

**問：**你認為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知道藏人自焚這件事嗎？為什麼？

**答：**那些關心時局世事的人都應該會知道一些，但不一定會知道藏人自焚的原因，這一方面是因為資訊的流通不暢，另一方面是漠視。同時，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大陸老百姓或知識分子在有關西藏問題上，更多的常常是選擇相信中國政府的說法。當然，那不是基於信任的相信，而是「自己人」和「對方」之思維下站隊的結果。過去關於中國舊社會，中共有「收租院」、「劉文彩」、「白毛女」等宣傳，對西藏，則有「農奴制」的宣傳。現在收租院、劉文彩、白毛女都平反了，可是人們還是願意相信西藏的農奴制。很多時候，有機會瞭解真相是一回事，選擇接受

哪些「真相」是另一個問題。具體現實的功利或陣營的面子，常常會置於抽象的正義之上。

一個宗教民族信仰權利被剝奪；一個文化民族風俗習慣被禁止；

一種古老語言被官方教育取消；一個精神空間被物質利益侵佔；

一個少數民族被多數民族異化，一塊雪域淨土被商業污染；

一種寧靜和安詳被嘈雜敗壞，一種善意和懇求被刻意曲解敵視；

一種抗議被暴力鎮壓，一種逃亡綿延不斷；

一種仰望生生不息，一種烈火點燃永恆與莊嚴。

請聽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專題，「藏族自焚三年祭」，一個民族的最後的訴說。

**問：**習近平為首新領導班子上台之後，中國高法、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相關文件，標題是《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文件表示要對自焚藏人和相關的藏人「追究法律責任」。這種反應，與國際社會同情自焚藏人、敦促中國當局改善西藏治理方式的反應完全相反。你認為是什麼導致中國官方輿論與國際輿論之間這種巨大的反差？

**答：**中國政府的反應是一貫的，以前中國政府以「解放」的名義占領西藏，也是把舊西藏說的一無是處，雖然在此之前來西藏最多、了解西藏最深的是西方人，但這並不妨礙中共把西藏說成是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最落後的社會，也不妨礙他們把所有肯定西藏社會或文化的西方學者、探險家等說成是帝國主義。中國所以醜化西藏，其目的是為了掩蓋或美化他們侵占西藏的行為，因為這樣用西藏是否黑暗野蠻等問題轉移侵略或擴張的實質。

同樣地，中共在鎮壓藏人的反抗時，明明是民族征服以強凌弱的戰爭、明明是西藏人民保護家園的拼死抵抗，但卻被說成是「階級鬥爭」、「階級對抗」，或是「美英帝國主義的煽動破壞」。似乎中共一直在西藏高原與「一小撮階級敵人」或「英美帝國主義」浴血奮戰。文革後「階級鬥爭」方式不靈了，美國英國也和中共友好了，於是中共在西藏的敵人就變成了莫須有的「國際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不論達賴喇嘛如何不尋求獨立，都無法擺脫中共的指控。如此等等，從頭到尾，中共政府都在西藏編造出一個或幾個國際或階級的敵人，從而把真正不斷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西藏民族與西藏人民虛無化，似乎他極力鎮壓的不是西藏民族，而是「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和受他們指使或影響的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

這次的自焚事件也是同樣的操弄，明明很多西藏人以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通過自焚慘烈的方式來謀求民族自由、信仰自由和維護民族特性，但中國政府

為了去除 或淡化西藏民族反抗殖民統治、反對民族同化的性質，無中生有地變造出各種詆毀的說法：違背佛教教義、邪教、婆媳不和、通姦被發現、小偷、腦子不正常、達賴喇嘛或達賴集團化錢買屍體、達賴集團煽動等等，最後則乾脆是公、檢、法這三個本來應該是相互制衡的司法部門聯合推出所謂的《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不僅先入為主地認定「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而且在此基礎上，公然以法律的形式在西藏推行連坐法——以迫害自焚者家人和相關人的卑鄙手段，讓自焚者面對的不僅是自身的死亡，而且還有想到自焚以後對家人的傷害，從而迫使藏人停止以自焚做 為反抗手段。所以，這並不完全是輿論反差的問題。

**問：**中國當局把藏人的自焚歸咎於達賴喇嘛的煽動。上述官方文件之後，據報道各藏區紛紛偵破了「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並確認這是「達賴集團策劃」的結果。您對此如何解釋？

**答：**如前所言，審視中國政府對自焚前後不一的說詞，不難發現，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極力想要醜化自焚行為本身的正當性，那時候並沒有「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只有一些藏人因自焚後阻止中共軍警，而被帶走並被控殺人罪判處重刑的例子，但就在《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公布時，中共宣佈在西藏各地連續破獲所謂的「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比如說，四川警方宣佈破獲的所謂組織煽動自焚殺人案，當事的藏人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等重刑。據中共的報導，兩名藏人將自焚的資訊和照片傳遞到境外，並「經常散佈『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論」。我相信這是事實，因為西藏人就是這樣認為的，而且任何一個有良知、有勇氣的西藏人都會這樣去做。

但中國政府接著指控，宣稱這兩個西藏人「說可以幫助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聲望」以及「脅迫」他人自焚等，這就完全背離了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基本常識，與宣稱達賴喇嘛「出錢買屍體」一樣，更像是「中國式」慣性思維的編造。如前所述，西藏人相信輪迴轉世，並不像中國人那樣在乎留名青史；更重要的是，根據佛教教義，一個人如果為「得到宣傳、受到眾人崇拜、提高聲望」等世俗名利而自焚，不僅毫無功德可言，而且也是佛教所反對的。而「脅迫」自焚更是變相殺人，更為佛法所不容。這絕不會是一個西藏喇嘛會做的事情，更不會成為西藏人自焚的動機。

我這樣說，是說明中共即使為這些藏人編造罪行，也是中國式的。了解西藏宗教和文化的人都知道這不是西藏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而且，那個意見一公

布，中共就一批又一批地宣布破獲類似案件，而此前沒有一件這樣的案件，可見這些案件完全是應政策製造出來的冤案，是一種鎮壓手段，與事實無關。

**問：**達賴喇嘛對藏人以自焚形式要求中國政府允許他回到西藏，持什麼態度？眾多的藏人都是達賴喇嘛的信眾，他為停止藏人自焚做出過什麼努力？

**答：**達賴喇嘛一直反對藏人以暴力或極端的方式做為尋求自由的手段，早在一九九八年，圖登額珠在印度新德里一次絕食抗議活動中自焚身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指出：「我會見了參加絕食的六名藏人，並向他們申明，對包括絕食至死在內的傷害生命的行為不予認同。昨天得知一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的消息，感到非常遺憾 我無法認同他們傷害生命的行為，但對他們的勇氣和動機表示欽佩，因為他們是為了六百萬西藏人民的自由權利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就是達賴喇嘛的立場。從2009年以來的自焚事件中，達賴喇嘛多次強調這一立場，達賴喇嘛在接受《北京之春》經理薛偉採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達賴喇嘛說「當自焚的狀況發生時，我個人非常痛心。當然從民族的勇氣來講，他們的勇氣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絕對沒有鼓勵，也不願鼓勵他們自焚，用這種方式來 抗爭。」

達賴喇嘛同時也談到了他做為宗教領袖的困惑，他表達了由於已將政治權利移交給民選政治領導人而不便發表意見的處境：「我也很困擾。我對他（自焚者）要如何評價？如果我說這是好的、對的，不能這樣講。如果說是錯誤的，要怎樣判定他是錯誤的？對他留下的家人，在他們心裡，達賴喇嘛這句話，對他們的創痛傷害多麼的大。我們要想到這一點。」另外，達賴喇嘛已經將政治權利移交給了民選的西藏政治領導人，因此，當自焚事件涉及到政治問題時，達賴喇嘛也不便表態，否則正 好應了中共所謂「退而不休」的指控。對此，達賴喇嘛對《北京之春》經理薛偉說：「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問題，有人設法政治化，如果要政治化，我最好閉嘴，因為我把所有政治權責已經交給新的領導人。所以在政治上，我可說是圓寂的人一樣。」

同樣，西藏流亡政府也多次呼籲境內藏人停止自焚等極端方式，但問題是，是誰讓西藏人鋌而走險，迫使他們只能以這種極端、慘烈的方式表達意願和訴求？——當然是中共，以及中共的西藏政策。在這些因素不僅存在而且日益強化的情勢下，達賴喇嘛、西藏政府或學者或宗教領袖的呼籲等，最多只能緩解，不可能產生釜底抽薪的結果。

**問：**國際社會不斷就藏人自焚問題要求中國政府允許獨立觀察員、新聞媒體、或聯合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但是中國政府對一調查要求一概置之不理，至今

為止，外國記者，獨立調查團，或聯合國官員均不得進入西藏。既然中國政府確信達賴喇嘛是自焚事件的最貴禍首，既然內部動用了法律手段制裁自焚者，既然大陸官方報紙刊登文章言之鑿鑿指出是有人背後指使。為什麼要拒絕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呢？

**答：**這並不是第一次。遠的不說，在2008年西藏全境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時，中國政府、甚至中國總理溫家寶公開表示：「有充分的事實和大量的證據，證明這次事件是達賴集團組織、預謀、策劃和指使的。」當時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是不斷地要求中國政府公布其所謂的事實和證據，要求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任何組織到達蘭薩拉進行調查。但中國政府既沒有派人來調查取證，更沒有公佈任何「事實」或「證據」。這次也是一樣，既然中國政府用法律手段判處那麼多藏人重刑，且不說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哪怕是向國際社會公布那些藏人的具體罪行和證據，都不僅可以證明中共的指控不是政治操作和鎮壓，不是中世紀的連坐法，而是依法懲處，而且可以揭露藏人的可惡之處，何樂而不為？這其中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共變得很謙虛，也應該沒有涉及所謂的國家機密，唯一的可能就是沒有證據。完全是政治鎮壓，當然不敢讓第三方獨立勢力進行調查。

**問：**其他一些國家和機構，如美國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加拿大藏人社區則指出，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是目前中央和西藏關係緊張的原因；另外一些華人團體在台灣、香港、紐約等地舉辦活動紀念自焚藏人；去年，曾經有全球73個華人團體組織聯署公開信，聲援藏人，抗議大陸當局的西藏政策。您對此有何評價？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華人意識到了西藏問題的真相，尤其是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希望在中國架構或中國憲法的框架範圍內解決西藏問題的訴求，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華人所了解，從而開始唾棄中國政府公開推行的民族區別對待等政策。現在，即使是一些支持中共的所謂愛國者，也意識到以目前這種暴力鎮壓的維穩手段和對西藏人的民族歧視政策等，不僅無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或民族團結等長治久安，反而會助長各民族的離心心理，無疑是為淵驅魚。因此，希望中共改變對西藏的政策政現在越來越成為國外華人社會的共識，相信這種共識必將逐漸影響到中國大陸的人民，從而為合理解決西藏問題產生積極的影響。

**問：**1963年6月11日，越南僧人釋廣德，也是為了抗議當局的宗教迫害，在西貢街頭引火自焚。他自焚的圖片被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拍下來，迅速通過各通訊社傳遍世界。根據後來的結果，這次自焚事件被後人看成是佛教危機的轉折點，也是南越政權倒台的起點。請問，是什麼原因，一個越南僧人的自焚抗議就導致南

越政權的迅速垮台，而100多位藏人的自焚，卻絲毫沒有對中國當局產生任何影響？

**答：**越南僧侶自焚，在美國社會引起巨大的反響，並產生一連串的改變；同樣，就像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導致印度的獨立一樣，那都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文明民主的英國或美國（社會）。當然我這樣說，一些人可能會舉出英國美國殖民或印地安人為例，但實際上，英國撤出香港時，香港人民並沒有表現的歡欣鼓舞；印地安人的生存狀況也比藏人強許多。更主要的是，這些國家隨著國力的強大而使其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並引領整个人類的文明發展。而西藏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核武和經濟壟斷勢力，卻也因此而更加仗勢欺人到肆無忌憚地步的國家，因此，同樣的方法，差別卻非常得明顯。

**問：**目前中國各藏區局勢如何？

關於目前的局勢，中國政府可以說在很多方面表現的有點像是「圖窮匕見」，以前他還講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政策等，而且也會做一點樣子，不論你誠心與否，即使是做秀或玩假的，也要有做秀的動作，為了讓作秀像真的，也不可能全部都來假的虛的。但是，現在的中國官員，對藏人幾乎已經失去信心，就像一些中國學者說的，統戰部都快變成作戰部了。本來西藏事務歸統戰部管，一則是把藏人當成了對立面，但同時也想以統戰的手法分化或招安藏人。結果統戰部卻自持強大或擁有巨大資源，對待藏人的傲慢和仗勢欺人的嘴臉越發明顯，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做大而編造擴大「敵情」，結果，不僅未能分化或統戰掉藏人，反而做了很多為淵驅魚的動作，現在的統戰部和公安、武警、特警、安全、國保等的功能和作用重疊，任何鎮壓的場合上述各路人馬都會到場，以至於不管有沒有道理，用維穩、用槍桿子說話的架式已經是中國官員面對西藏境內一切問題的一種最直接的反應。不論是面對自焚或是在玉樹地震災區的拆遷，都是千篇一律的高壓和鎮壓。目前在西藏已經有百人左右的藏人自焚，更多的人被關在監牢中，西藏人甚至去自己的聖地拉薩都不行，連寺院都要由中共官員直接領導，軍隊也以消防隊的名義駐紮在寺院，如此等等，如果從人口數量的百分比而言，不論是帝國主義還是殖民者，歷史上究竟有多少民族被鎮壓的頻率和入獄的比例有這麼高？中國政府還宣稱自己是解放者，真是不要臉。

現在，中國政府更是公然在西藏推行連坐法，中共學者公然主張不承認各民族的存在，也就是說要取消所有的做秀，直接推行赤裸裸的殖民同化政策，試圖通過消滅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字來達到同化西藏民族、消滅西藏民族的目的。也許他們的時空背景或思維還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歷史時代中，還以

為強權可以主宰一切。在這樣的情勢下，西藏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強不息，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和文化傳承，在現代民主自由人權的等普世價值的國際環境和科技發展的情勢下，西藏民族並不是待宰羔羊。

**問：**為什麼中國從2012年4月開始，中國西藏當局實行嚴格的履行管理。藏人護照變得極為艱難，幾乎任何藏人都再無法出國旅行。當局為什麼這樣做？

**答：**當局把整個西藏民族都當成是敵對勢力，對藏人極度缺乏信心。就如他們宣稱「解放」西藏六十年了，卻仍不敢讓一個西藏人擔任「黨委書記」等擁有實權的職務一樣，中共本質上把西藏民族視為「非我族類」，因此堅信「其心必異」，是無法信任的，除非藏人被同化，達到中國傳統的「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程度，否則難以信任，因而覺得只有把藏人牢牢控制、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其實就是限制在西藏這個大監獄內才覺得放心。這是極度缺乏信心的表現。

**問：**中國當局認為達賴喇嘛是自焚的罪魁禍首，美國政府認為達賴喇嘛可以在減緩中藏關係上扮演正面角色。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國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自藏政策。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在哪裡，主動權在誰手中？

**答：**我不認為中共中央或藏人或任何中間勢力等某一方具有所謂的主動權。西藏的局勢是長期累積形成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進退失據、甚至連「解放」或「民族平等」的官樣文章都做不下去，只能以民族征服的殘暴方式維持統治。這種做法本身就已經表明其在西藏也是騎虎難下之勢。而西藏流亡政府或民間社會等雖然是重要的力量，但都並不具有所謂的主動權或相應的力量，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不能是「零和遊戲」。中國雖然具有強大的力量，但現代文明社會是不會容許民族滅絕現象發生的。不論中共或西藏，零和遊戲的結果都不會有真正的勝利者，雙方比拼的僅僅是誰輸得更慘。所以只有雙方共同努力，各退一步、才能海闊天高，才能共建雙贏的未來，而這也是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之中間道路的精神。

注：本專訪由受訪人錄寫，採訪人編輯整理。更多藏人自焚相關內容資訊請關注：  
藏族自焚三年祭訪談系列：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zoujinxicang>

## 司政洛桑森格呼籲國際社會 關注西藏緊張局勢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

2013年2月4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發布新聞稿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緊張局勢，為了了解西藏境內真實情況要求聯合國事務高級專員訪問西藏，並呼籲就西藏境內緊張局勢召開會議。

2009年2月8日，西藏僧人扎貝自焚至今已有一百名藏人自焚。

中國政府一直對藏人實施殘暴的政策，最近雖然又對八名藏人以及對他們的家人指控與自焚有關而關押、重判，但是，西藏境內的自焚抗議運動仍然在繼續，自焚的愛國英雄們一致呼籲：西藏要自由，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2月3日，37歲的阿壩格爾登寺院的更登洛桑自焚犧牲。藏人行政中央自始至終呼籲西藏境內的藏人不要採取自焚這樣慘烈的抗議方式。但是，非常遺憾的是西藏境內的自焚事件繼續在發生。

西藏境內藏人自焚人數不斷上升的原因是藏人不滿中國政府對西藏的錯誤政策而發起和平抗議運動。中國政府60多年對西藏殘酷統治的結果已經表現出來了，但是，中國政府沒有擔負責任，只指控自焚是由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煽動、教唆的。

我們向中國政府呼籲，為了了解西藏境內的真實情況開放國際媒體記者、知名人士、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成員前往西藏。我們對中國政府指控藏人行政中央煽動、教唆藏人自焚的問題，我們再次邀請中國官員到達然薩拉進行調查，同時也承諾為他們提供便利隨意到我們各部辦公室進行調查。

藏人行政中央呼籲，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以及聯合國等，為了立即停止西藏日趨嚴重的局勢的惡化與中國政府進行實質性的商討。

### 需要立即實施的幾點：

為了能讓各國領袖了解藏人自焚的真實原因，請派遣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維·皮萊女士前往西藏調查，並就西藏緊張局勢召開特別會議。這將鼓勵藏人對民主和非暴力原則信心。

原文為英文，如有出入請以英文為準

## 唯色評說西藏

### “中國夢”裏有沒有藏人的夢？

繼續抱有這樣的希望是不是合適？即中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將在西藏問題上有變化。許多人希望的是轉硬為軟的變化，甚至不止於此，用類似於外交辭令的說法，希望有“積極的變化”。

我很頭疼被人追問如何展望習時代的西藏問題。因為隨之而來的，往往會捎帶一些聽上去帶有感情的往昔故事作為注腳。在故事中，尊者達賴喇嘛二十出頭，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正當壯年的中共高官，彼此似乎當時就結下了友誼。的確，尊者回憶過與習仲勳的交往，留下的是溫和、開明的印象。不過習仲勳曾被毛澤東稱讚“比諸葛亮還厲害”，而這也是與藏人有關。說來話長，總之他當時統戰成功，勸降抵抗的藏人首領項謙，毛於是將他與七擒孟獲的諸葛亮類比，而孟獲不正是少數民族頭領？歷史上有無此事眾說紛紜，孟獲下場如何不得而知，但項謙卻是在幾年後死於共產黨的獄中。

鑒於習近平的位高權重已無人能比，人們在預測他治理西藏的動向，除了分析他的亡父對尊者達賴喇嘛及十世班禪大師親善有加，還會說起他的年邁母親與歌唱家夫人彭麗媛都是“佛教徒”，還說彭麗媛“拜藏傳師”而這豈不是與西藏的關係更為親密？這麼不停地說啊說，似乎西藏的未來會因此而有一線甚至更多的光明。

可是真的會這樣嗎？中國文化的祖先孔子有句名言：“觀其言而察其行”。對於即將完全掌握大權的習近平，十八大之後說得最多的可能是這句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將其濃縮為“中國夢”，但不認為是空想，因為他用標準的普通話強調：“何為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中國夢。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這一目標。”

中共的傳統是每個領導人都有其綱領，鄧小平是“改革開放”，江澤民是“三個代表”，胡錦濤是“和諧社會”，而習近平應是“中華民族復興”。那麼“中華民族復興”與什麼息息相關？今年1月28日，習近平就釣魚島局勢的表態是強硬的。他說：“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而這個“核心利益”，毋庸贅言，主要指的是領土與主權。

已經有分析人士注意到習與前任不同的是以強調“中華民族復興”宣示民族主義立場；“中國夢”是一個中華大帝國之夢。放眼望去，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日落西山，而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崛起。領土自主權乃重中之重，已在手中的決不放棄，不在手中的竭力攫取。事例有二：去年中國通過啓用新版電子護照，來宣示對於南中國海、中印爭議地區和臺灣的主權；而釣魚島之爭，使得習親任“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統轄軍隊、情報、外交及海監執法部門。

藏人也是有夢想的。無外乎有二：尊者達賴喇嘛是以“中間道路”的方式來求得西藏的高度自治；但追求西藏獨立的意願也是逐日增多。在中共看來，“中間道路”是“變相獨立”，與“獨立”一樣罪不可赦，因為都關乎領土與主權，關涉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樣的夢想是必須要粉碎的。

儘管有人不相信習近平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認為“一個被剝奪精神和靈魂的民族是不會真正復興的”，但有個事實是清楚的，無論實現與否，這個“中國夢”裏是沒有藏人的夢的。

（本文為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

### 《西藏秘密》有什麼樣的秘密？

上個月，涉藏高官們當顧問的46集電視連續劇《西藏秘密》，在CCTV8台一鼓作氣地播完了。出品人江洛金、次旺雲丹信心滿滿地表示，不但要去拿中國電視劇最高“政府獎”即“飛天獎”，還要賣到國外去，因為賣點是“藏人說藏事”嘛。

但在新浪微博這個中國版Twitter上，隨著每晚連播四集的速度，藏人觀眾們惡評如潮。這位藏人的點評語語破的：“祈求轉世的迴遮法就像下指標一樣由上密院發出讓各貴族代辦，以往被歪曲被妖魔化的人皮、經血又被無知到底的劇作家搬到臺面以顯舊時西藏的黑暗、殘酷，整個劇情無非就是中國連續劇熟稔的速食式的後宮博弈加應景主旋律的幫腔，這就是製片人@次旺雲丹所謂的‘藏人說藏事’，您真圓滑，也真正懂事。”

另一位藏人欲言又止：“藏人說藏事的《西藏秘密》-導演、編劇都不是藏人，主要演員80%是非藏人；而本地一些很好的演員也只是打醬油滴……，這樣的‘高原絕戀’，呈現的西藏歷史、文化風俗，只怕會誤導更多的人……”

也有少數的漢人網友批評說：“央視八套正播的《西藏秘密》以漢人的角度去詮釋藏人的信仰，漢人爽了；但不知雪域佛國的藏民是否能領中宣部（中宣部）的情。撥開冠冕的理由，最終還是為了自己終極的利益而不讓分離，何必粉飾，尊重人家就行。”“



無意間看到此劇，瞠目結舌，靠著生搬硬套的劇情 掩蓋漏洞百出的歷史背景，此片喉舌意味明顯，看多容易虛火，觀看時請服用金嗓子喉寶。”

那麼，與堪稱妖魔化西藏標本的紅色經典電影《農奴》相比較又怎樣呢？我抽出幾個晚上打算看看似乎要爆猛料的《西藏秘密》，可實在看不下去，終究還是忍住反胃，斷斷續續看了一些。的確是這樣，大到歷史上的種種事件，小到各色人物的舉手投足，幾乎無一不出錯，幾乎無一不篡改，幾乎無一不謬誤。

“說是比《農奴》還差。說主要顧問都是江洛金家的幾個人。按說他們應是比較明白的人！是身不由己還是利益驅使？不過陰法唐和宣傳部出馬，也只能這水平！”被此劇完全改變了真實形象的某歷史人物的兒子，在給我的郵件中寫到。

我也想在微博上參與點評。但我的微博被禁言半年了，只剩下看別人發言的功能。不過我還是把我的看法轉發給了江洛金·次旺雲丹，以及編劇兼導演劉德瀨，他們都沒有回復，也許並沒有看到，那我就貼在這裏吧：

——這部電視連續劇在很有用心的編造下，一段並不久遠的歷史充斥著曲解和變形。這樣的態度事實上是傲慢的，表明台前幕後的製作者毫不理會真的歷史，如同毫不理會諸多作古的或健在的當事者及其後人。這些被刻畫的人物原型包括拉薩當年貴族。製作者以不屬實的傲慢態度羞辱了當年的拉薩貴族及其 今天的後人。

——看到一細節：某堪布向某貴族傳達熱振攝政的聖旨，第一句話是：頂禮文殊自在化身的南京大總統；第二句話是：頂禮金剛總持者達賴喇嘛。僅此一斑就足以窺全豹了。此電視劇依然與黨的所有涉藏的文藝作品一樣，對真正的歷史事件進行刪除和否定，進而填補他們需要的說辭。舊瓶裝新酒，還是那一套。相信江洛金·次旺雲丹並不是真的拿錢投資《西藏秘密》的人，自有那大老闆給錢，只不過需要用他的名字，不然怎麼會是“藏人說藏事”呢？統戰部有個叫“益多”的寫作班子扮“藏人說藏事”已被揭穿，那麼現在就派出江洛金·次旺雲丹吧，還是貴族後裔呢，自有那賞賜多多。

一位在中國有點名氣的五毛髮的微博，泄露了天機：“據說《西藏秘密》過審時，一個西藏當地領導激動地說，我們和藏獨份子沒有刀沒有槍鬥 爭了這麼多年，這部劇是在給我們送來刀槍……”。呵呵，“藏人說藏事”的《西藏秘密》，原來是黨的宣傳部架在CCTV這個國家主義舞臺上的刀槍啊。

面對藏人網友的吐槽，平日裏甚愛在微博上顯擺的江洛金·次旺雲丹，這時卻避而不現身了。劉德瀨（網上介紹他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碩士研究

生導師，著名編劇”）倒是按耐不住了，他表示要寫《西藏秘密》第二部，而且口吐豪言：“一定寫，讓叫囂分裂祖國的跳梁小丑們無處藏身”，這個 政治帽子扣得嚇人啊！這個政治大棒掄得狠毒啊！

要知道，這幾十年來，懸在藏人頭頂上的（不止是藏人，還有維吾爾人、蒙古人等被稱作“少數民族”的族群），最兇猛的就是以“分裂”為名的大刀，一旦落下就可能奪命。這絕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指控。它意味著搞“顛覆”、搞“獨立”、“叛國投敵”等等。它所帶來的後果，會被逮捕，會被判刑，甚至會被人間蒸發，在早些年是要被公開審判，拉出去槍斃的。這樣的事實不勝枚舉。

創建西藏共產黨組織的平措汪傑先生，在1960年被關進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監獄——秦城監獄長達十八年，就是被認為“有地方民族主義思想”，想搞“藏獨”。十世班禪喇嘛當年被各種大會批鬥，後被關進秦城監獄近十年，也是因為他上書毛澤東的《七萬言書》，被指控“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

對於普通藏人而言，類似指控都是滅頂之災。有時候這種指控會輕一點，換個說法叫做“有民族情緒”，但也足以讓體制內的民族官員倒楣，除非表現得一個比一個沒有良心，才可能自保。記得我當年就職西藏文聯時，擔任黨組書記的藏人因被說成“有民族情緒”，從此再也升不上去。而我自己，是因為寫的一本散文集被認為犯了“政治錯誤”，於是被開除。

所以，對於另外的許多人而言，這也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大棒，掄起來也是得心應手、獲益多多的。平措汪傑先生對此的描述是：“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拍攝《西藏秘密》的劉德瀨自述他很瞭解西藏，多次去西藏深入生活，但他顯然由此深諳的是這樣一種專門對付藏人的“潛規則”，善舞的是這樣一根專門收拾藏人的政治大棒。

為此祝賀劉導演，靠這樣一部文藝作品，不但為黨找到了“境外敵對勢力”，還準備抓出一些“叫囂分裂祖國的跳梁小丑”。而且劉導演挺擅長 功夫在詩外，不停地集合若干禦用的“著名導演、文藝評論家和藏學專家”或業內人士開會唱讚歌。讓我們展望他的未來吧，不但會穩拿“飛天獎”之類，還可能坐上北京電影學院院長的寶座，對此我一點兒也不驚訝。而我稍覺驚訝的，是年輕藏人的執著和精彩紛呈。就在昨天，在中國的視頻網站“優酷”上，名為“羊糞蛋組合”的幾個藏人歌手，將一首說唱歌曲《尊重》送給了《西藏秘密》劇組，用中文酣暢淋漓的說唱，穿插藏語歌曲和英語，提醒正高舉大棒的劉導演：“……我們不搞民族的獨立，也從來不搞分裂，只是要求尊重，歷史和真相不需要你們改編……一次次的惡名和醜化這個民族。也許這是個陰謀，你只是

個小丑，不要再侵犯和誹謗藏族幾千年的歷史……歪曲歷史證實了你們想要達到的虛假的真實，瞭解真正的歷史的同時才能看到民族的本質。卡瓦尖的民族絕對不是哭泣的雪獅，沒信仰的人編造的醜劇你們從哪來的本事？”

沒錯，他們哪來這麼大的本事，可以肆無忌憚地改寫歷史，又可以殺氣逼人地討伐異見？僅僅一天，這首說唱歌曲便被和諧，而製造不和諧的《西藏秘密》卻風光得意。

## 回顧這幾年的“不過洛薩”

2008年遍及全藏地的抗議，實為“鼠年雪獅吼”（鼠年，指的是中國農曆鼠年；雪獅比喻的是博，即圖伯特，西藏）。而在2008年之後，一切發生了轉折之變。看上去，暗流湧動時表面平靜，表面平靜時暗流湧動，一次次來自民間、底層的不合作，漸漸化作愈來愈熾烈的火焰。

讓我們來回顧2009年的“洛薩”（藏曆新年）吧，境內外藏人是以拒絕歡度、靜默紀念的方式度過的。當時，在安多和康等地私下流傳的傳單中，其中一份寫的是：“在拉薩3·10事件中，數以千計的同胞被捕入獄，數以千計的同胞慘遭迫害，數以千計的同胞下落不明，我們這些安生苟活的藏人，如果你還良心未泯，如果你願同甘共苦，就請做到以下兩點：不縱歌歡娛；不燃放爆竹煙花。僅此兩點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讓我們緬懷逝者，祈福生者！”

另一份傳單寫的是：“同根同族的西藏三區（即安多、衛藏和康）兄弟姐妹及僧俗民眾，我們要團結一致，共同抵抗，永不向侵佔家園的政權低頭。三區民眾要休戚與共，絕不能忘記被槍殺的三區同胞，他們不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是為了民族自由與正義才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作為一名藏人不能慶祝‘洛薩’……”。

而當局的反應，一是用暴力手段，視不過“洛薩”為嚴重的“分裂”行為，如在拉薩，抓了一些私下傳話不過“洛薩”或在網上呼籲不過“洛薩”的“造謠者”；在康左貢（即西藏自治區左貢縣），一位走上街頭呼喊口號的青年白馬才華，於1月20日葬身於軍警的毒打之下。二是強行要求藏人過“洛薩”，如在安多熱貢（即青海省同仁縣），當地政府挨家挨戶發文件，要求藏人簽名按手印，保證今年絕不發生去年那樣的抗議，保證聽從黨和政府的話，保證必須隆重度過“洛薩”；在安多拉薩讓（即甘肅省夏河縣）、安多阿壩（即四川省阿壩縣）等地，當地政府給幹部職工發鞭炮，要求過年期間鳴放鞭炮。三是各種官媒指

責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青年大會煽動境內藏人不過“洛薩”。

當“洛薩”來臨，當局一方面竭力營造和諧、歡樂的假象，如西藏電視臺模仿CCTV春節晚會辦的藏曆新年晚會，乃歷屆晚會撥款最多、規模最大、審查最嚴，製造的是比“春晚”更誇張的“假大空”。另一方面，如向四川省藏區增派的軍隊，除了武警部隊，還有中國七大軍區之一的成都軍區部隊，“洛薩”期間在康北道孚和康南理塘，以及安多紅原等地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其實，當時呼籲不過“洛薩”是境內藏人最早提出。那麼多的農民、牧人、市民、學生、僧侶，甚至體制內的藏人，自發地、普遍地做出這樣的選擇，表達的是分佈在中國行政區劃五省區的藏人休戚與共的願望，以及對當局的不迎合、不捧場、不服從。

於是“洛薩”第一天，2009年2月25日，安多芒拉（即青海省貴南縣）魯倉寺的上百名僧人，以袈裟裹頭，秉燭而行，在縣政府門前靜坐。他們還冒著“勾結分裂主義分子”的危險，將現場圖片用電子郵件發送出去，並提出四點要求：“1、中國政府應該瞭解圖伯特僧俗民眾尤其是圖伯特年輕一代的願望；2、今年抵制慶祝洛薩的和平抗議比去年的抗議更為廣泛；3、燃燭靜坐是獻給境內外全體藏人的新年禮物；4、祈願‘西藏問題’早日得到解決。”不久，魯倉寺先是有13名僧人被抓去審問，後來有4名僧人被判刑兩年。

其實不只是2009年“不過洛薩”，這幾年來的“洛薩”，藏人們都是以不合作的方式度過。而2013年的“洛薩”，即藏曆2140水蛇年來臨之際，面對2009年以後104位境內外藏人以身浴火的慘烈，面對中國政府以不人道的方式加害自焚者的親友、鄉親和僧侶甚至羅織各種荒謬絕倫、漏洞百出的指控，作為經歷這一切的各地藏人，依然是以拒絕歡度、靜默紀念的方式，來表達對奉獻者的敬意，對壓迫者的抗議。

2013/2/10

## 來函：銘記烈士格桑金巴

需要說明的是，這封信來自西藏境內，作者的名字顯然需要匿名。

格桑金巴（Kalsang Jinpa）：安多熱貢（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多哇鄉牧民，18歲。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召開當日，在同仁縣隆務寺度母廣場自焚，呼喊「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當場犧牲。隆務寺僧眾為首的數千藏人將他的遺體安放在度母廣場，並將繪有尊者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噶瑪巴仁波切的唐卡供奉遺體前。隨後舉行了隆重的火葬儀式。格桑金巴曾是隆務寺僧人。出生於多哇鄉牧民家庭，

有四個兄弟姐妹。留下遺言：「為了實現民族平等，西藏自由，發揚西藏語言 文字，迎請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自己決定自焚。」

由藏文譯為英文的譯者：Pema Tsewang Shastri.

由英文譯為中文的譯者：葡花兒 (@Buxoro)。對照藏文校對中文譯文的是桑傑嘉。本篇帖子的格式遵循的是藏文。感謝諸位譯者。

### 銘記烈士格桑金巴

佚名/西藏來函/西藏，2013年1月2日

保沃（英雄）格桑金巴，1995年出生在東維（Dong-nge）地方，屬於多麥熱貢多哇遊牧部落之一（今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多哇鄉四隊）。他的生母是德確吉（Dechok Kyi），修行喇嘛嘉（Kyab）與玉洛（Yulo）的女兒。（父親叫角巴，有四個兄妹。這封信裡沒有記錄）

格桑金巴從小由他的祖父母撫養，9歲入多哇小學。2007年，13歲的他出家為僧，在隆務寺佛學院修習佛法。

2008年，熱貢（同仁縣）的武警以抗議政府為名，將他的手腳戴上鐐銬，毆打折磨兩天之久。

2009年，他在寺院學校的口試中獲得第一名。

2009年8月15日，他完成了修習課程，熱貢怙主夏日倉仁波切（Shar Kyabgon）向他授予學位，並對他的學習成績與道德行為給予很高的評價，建議他繼續努力深造。

2010年1月，格桑金巴去拉薩朝聖，在朝拜了甘丹寺返回的路上，無辜的他被達孜縣公安警察拘留。兩天後，他被釋放，卻被強迫脫下袈裟，換上俗人服裝。這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巨大創傷。

2011年，17歲的格桑金巴進入隆務辨經學院的思辨邏輯學中班。由於他勤奮好學，尊老愛幼，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模範僧人。

2011年2月，他18歲回鄉後，參加了塔尼（Tani）母語小組。他為推廣標準母語做出很大貢獻，在一次辨識新的日常用品的母語詞彙的競賽中，他取得了第二名的獎項。

2012年11月8日（中國農曆9月25日）下午4時左右，格桑金巴在隆務寺的大門裡，把自己寶貴的生命以曲美（供奉之燈）的方式點燃。他一邊呼喊口號，一邊拋撒他寫好的遺言：「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民族平等！」「語言自由！」「保護自然環境！」等等。他在身著烈火、倒下之前，在卓瑪（度母）廣場奔跑了一百七十多步，最終成為菩薩。

以上是格桑金巴的生平，我不需要在這裡向讀者重複。2012年以來，在熱貢農牧區，小至17歲、年長至

40歲的15位愛國英雄兒女，供焚了自己的身體，表達了內心的痛苦。這應該理解為，他們所傳達的資訊不僅僅是個人的痛苦，也是包括熱貢等所有藏人的夙願，事實上大多數人是這樣理解的。

烈士格桑金巴自焚的日子是2012年11月8日，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也在境內（藏地）與國際上受到關注。這個時候，黃南州、四川省等各地的書記們正忙著準備參加中共18大。

這個事件迫使黃南州的州委書記匆匆趕回熱貢，並對熱貢全境實施嚴厲管制，到處佈滿了軍人與武警，更有甚者，百多個從州縣政府機關抽調的公務員晝夜值班，在街上巡邏。

即使在這樣的管制下，西藏民眾對自焚英雄們所公開表達的敬意，以及為英雄們舉行的祈禱儀式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更進一步鼓舞了普通民眾的士氣與信心。

而且，藏人村落之間曾有的不和得以消除。比如，多年來熱貢夏菊浪與熱貢曲瑪（Chuma）兩村之間多年的不和消除了，熱貢多哇（Doba）與拉章阿木去乎（Ladrang Achok）之間長達三四十年的人死馬翻的衝突也自然消除了，連小到個人之間的恩怨也自然消失了。

但是，與此同時，黃南州的州委書記在當地的電視上卻散佈這些不實之詞：「自焚者是因為家庭問題、經濟問題、精神錯亂問題而自焚的。」另一方面，他們還宣佈要在發生自焚的地區停發特別醫療補助、救濟金以及停止電力供應等。

但事實上，正如格桑金巴等藏人英烈的遺言，傳達的是藏民眾的共同心願，根本不是中國官員所宣傳、所散佈的是因家庭不和、經濟困難等等瑣碎問題而導致自焚。

同樣如上面提到的，烈士格桑金巴自焚的原因，還被他們說成是由於被寺院開除而不可忍受家庭問題才自焚的。這簡直令人驚詫。他們肆意顛倒是非的野蠻行徑，大大傷害了犧牲者的家人與親屬。弱小民族被欺辱的事實是如此之多，我們向誰講述呢？淚水充滿了我們眼中，熱火在我們心中燃起，誰會來主持正義呢？

實際上，在多哇牧區，格桑金巴家是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而且他是一個幸運的孩子，在父母的關愛和優越的條件下成長。此外，他的叔叔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高僧，也是一位學者，當格桑金巴在隆務寺學習佛法時，還當過他叔叔的翁布管家。

烈士格桑金巴的家庭背景及其經濟情況是如此明晰，他們（中國官員）卻公然扭曲事實，謊言連篇，這無疑是向他的家人以及藏人百姓的心頭潑上冰冷的水。

當時，中國政府的外交部發言人向國際媒體宣稱自

焚是「達賴集團」唆使的。黃南州委書記與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有多麼大的差距，又是多麼的自相矛盾，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實際上，這僅僅是他們在向國際社會編造謊言時出現的「意外」之一。

讓我們再來回憶一下烈士格桑金巴，他總是面帶笑容，生性樂觀，他總是談吐輕柔，對年長者鞠躬以表尊敬，陌生人也能看出他是從有教養的家庭裡出來的。此時，我都不能按下鍵盤上的按鍵，我得擦掉流在臉上的淚水……

但是，就在2012年11月8日下午4點左右，格桑金巴將自己十八歲的青春身軀浸滿汽油，點燃了自己。火焰吞沒了他的全身，他高舉拳頭高喊著：「民族平等！語言自由！保護環境！」他就這樣跑了一百七十多步，最終倒在卓瑪廣場上度母聖像的右邊，片刻之後，只有焦黑的屍骸存留。

他這樣做，是為了西藏的政教事業和福祉。我祈求未來的新一代藏人不要忘記這一點，也希望世界上那些能呼風喚雨的人聞知此事。

在此，我要再次說明的是，包括格桑金巴在內的所有西藏英烈們，選擇自焚這種最高境界的犧牲的原因，並非他們盲目被誤導，愚蠢或者無知。

以沃格桑金巴為例，他上有年老的祖父母，父母健在，叔叔恩重如山，還有哥哥及其他親戚。像任何人一樣，他一分一秒也不願與他們分離。但是，他帶著尊嚴，偉大地選擇了這一不幸的道路，為的是抗議中國政府的殘暴統治，為的是捍衛弱小西藏民族的自由。如果有能夠表達自己意願的環境和空間的話，毫無疑問，他會帶領民眾，高高舉起捍衛自由、和平、宗教、語言及環境的旗幟。但是在這種暴虐的政權之下，那樣做，只是個夢想。

而且，不提這個獨裁政權，就連對和平與民主具有足夠影響力的聯合國、歐盟、美國等等，也不屑於關注不斷的訴求、口號和情願書之類。因此，這些西藏烈士以自焚的方式，用生命點燃了供燈，給了世界一個信號。

中國的媒體，在藏人頻繁的自焚事件發生後，並沒有尊重人民的意願，報導以自焚方式提出的要求，相反指責犧牲者是被別人誤導、煽動。這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人長期以來普遍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些西藏烈士以及西藏人民不文明，野蠻，寄生，無知，像畜生一樣。

然而，這些藏人英烈們以自焚的方式，用了不起的勇氣、決心及覺悟精神，不僅向全世界發出了自由與和平的呼籲，也向我們敲響了神界的大鼓，震聾發聵。

包括格桑金巴在內的近一百名西藏烈士們的行動，在這個世間，已經樹立起非暴力、自由、人權、平等的豐碑，它會永世長存！

## 佛教與科學對話在印度南部舉行

第二十六次佛教與科學對話自星期四起在位於印度南部西貢市舉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同世界知名科學家共同探討透過現代科學與佛教的合作，增進對人類心智的瞭解及促進社會道德的改善。

由心靈與生命研究所（The Mind and Life Institute）召開的第二十六次佛教與科學對話：“心靈與生命研討會”於星期四（1月17日）在卡納塔克邦孟戈德（Mundgod）西藏流亡社區的哲蚌寺舉行。達賴喇嘛與來自美國、歐洲、尼泊爾和印度的著名科學家就有關透過佛教與科學觀探索自然本質、量子學、神經科學、意識、冥想法的實踐運用和未來發展方向共六個議題上進行為期六天的討論。

該會議是由印度新德里的達賴喇嘛基金會和達蘭薩拉的西藏圖書館聯合主辦。包括物理學家亞瑟·詹姆士（Arthur Zajonc）、神經科學與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佛學家馬修·理查德（Matthieu Ricard）、科學史家安妮·哈林頓（Anne Harrington）和神經科學家克裏斯托夫·科克（Christof Koch）等共二十位知名科學家和哲學家，以及部分資深西藏學者參加對話，並邀請了來自二十三座西藏寺院的一千多名佛教學者和其他印度及國際研究組織的學者參加會議。

達賴喇嘛在會議第一天發言表示：“這次能夠在哲蚌寺舉行佛教與科學對話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興建哲蚌寺是傳承了印度那蘭托寺的建築，在雪域西藏被稱為是‘第二個那蘭托寺’。我所認識的科學家們都是一些思想開放、客觀、具有智慧的科學家，他們從小接觸科學，對真實的事物、外在的物質和事態的發展進行認真研究與探索，獲得最終驗證後，才予以肯定，並努力為自己也为他人謀取利益，他們才是真正的科學探索者。而佛學者在論證佛法義理觀點時，只固執於經典內部的證明思路，缺乏自身的研究，這點需要學習和改進。”

達賴喇嘛表示，佛教作為心靈科學，其實質內容涉及心智或者意識學的哲學理論，成為科學家研究與實驗的物件，並通過近30年來的對話和探討，找出了對於冥想，即禪修可行性的研究成果與新的探索方法。

達賴喇嘛說：“雖然科學的發展、物質的發達，滿足了人本身的需求，也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可宗教在數千年來成為心靈上的信仰和寄託。三、四十年來，科學家們發現物質越發達，人類內心的欲望就越大，痛苦也隨之增加，而依賴宗教信仰者反而內心更快樂、活的更充實，於是很多科學家們意識到藏傳佛教中的冥想實踐方法有助於消除痛苦、營造內心平和，也給社會帶來和諧，於是開始著手研究，使得佛教與科學在兩者相輔與相成的基礎上進行了這麼多年的對話。”

達賴喇嘛表示，與科學家展開對話，有兩個目的，第

一是增進知識，第二是把所學所悟運用到實踐中，共同促進社會道德的改善。因此，期待所有僧尼在注重於學習佛法理論的同時，也要把握好現代科學知識。

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神經學與心理學教授理查德·戴維森表示：“我們有幸在這周再度相聚，希望在座的上千學者就有關認知、情緒、意識等熱點問題上能有更好的溝通，共同探索出科學如何與佛教合作來進一步研究心靈。”

會議主辦單位之一，達蘭薩拉西藏圖書館的館長拉多格西（佛學博士）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從1987年開始組織了達賴喇嘛與世界頂尖科學家 和哲學家之間的對話，對共同感興趣的關於自然規律、神經生物學、佛教禪修以及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問題，以建設性且具有批判性的觀點展開論述並調查，然後尋找其中的共同點與不同點。通過對話，

## 烈士吉希嘉的親筆遺言

CTA 2013年1月19日，西藏碌曲西倉（今甘肅省甘南州碌曲縣）19歲的藏人吉希嘉因自焚前喝下了大量劇毒，當場犧牲。19日上午，吉希嘉來到碌曲縣西倉街頭，當時他的身上已澆滿了汽油，手中還握有兩個打火機，但防止活著落入中共手中，事先他喝下了大量劇毒，導致自焚前犧牲。街頭立刻聚集了不少民眾，據當地藏人證實，吉希嘉是計劃以自焚抗議中共當局的。吉希嘉犧牲後，碌曲縣公安人員立刻來到他的家中，進行追查。22日，吉希嘉的遺體被悄悄火化。但是，按照藏人的習俗，一般情況下，遺體在家中要存放一周左右，同時邀請僧人念經祈願，進行超度。因此，人們紛紛傳說，當局對烈士吉希嘉的親人施加了巨大壓力。吉希嘉父親叫多嘎嘉，母親叫德吉措，他的妹妹叫曲炯措。

### 吉希嘉親筆遺言：

祈願實現我的願望——倘若您是媽媽的好兒子，請站起來吧！/雪域的後代站起來吧！/雪域的歌手們站起來吧！/祈願嘉瓦丹增嘉措永久駐世！/頂禮聖潔雪獅！

阿爸、阿媽，請照顧好你們的身體，這是兒子的希望。你們是這個世界上我敬愛的人，願我來世報答你們吧。

阿爸，兒子我有個要求，請您答應：請以好飯好菜招待我最好的同學益丹次仁、才嘎、拉毛嘉、柔熱、丹珍措、才丹、拉毛嘉、索才、拉毛措，以及我最好的老師拉毛措、巴古等。

我親愛的哥哥，請你照顧好阿爸；我也衷心地希望姐姐、哥哥、弟弟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最信賴的就是日月星（達賴喇嘛尊者、班禪大師、噶瑪巴仁波切）三寶。

異鄉的哥哥我來了，熱淚盈眶地來了，懷著對上師的思念來了，為訴說我雪域西藏的災難而來了。

## 司政：開放西藏讓國際社會了解自焚真相

針對日益嚴峻的西藏緊張局勢，以及中共一再無端指責藏人自焚事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於昨天（16日）在達蘭薩拉舉行的官方祈福法會上要求中共開放西藏，讓國際社會來了解自焚事件的真相。

西藏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主持法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旺培傑，西藏人民議會理事會成員，其他部門部長和秘書長，藏人行政中央全體公職和僧俗民眾等數百人參加了昨天下午4點鐘在大乘經院舉行官方祈福法會。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法會上介紹說，（錄音）去年9月13日，62歲的西藏康區結古多婦女巴桑拉毛，在北京自焚，抗議當局強拆民房，目前重傷在醫院治療，這是在西藏已外的地區或中國首都北京發生的首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1月12日，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縣22歲的藏人才讓紮西在阿木去乎鎮，高聲呼喚達賴喇嘛尊者的法名，點火自焚身亡，這是在2013年發生的首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截至目前在境內共有97名藏人點火自焚，81人身亡，僅在2012年就發生83起自焚事件，因此希望大家能為他們虔心祈願。

洛桑森格引用聯合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和人權組織就西藏問題公佈的官方聲明和決議案內容，反駁中共政府就達賴喇嘛和境外藏人所謂組織和策劃自焚事件的無端指責。他說，（錄音）如果中共所說的都是事實，就不應該只通過官方喉舌發佈單方面的負面報導，而應該允許讓國際媒體記者和獨立調查團進入西藏，公佈事實真相，來證明當局的清白。來源：VOT

### 簡訊

藏人代表在加拿大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要求加拿大立即採取行動，派出西藏自焚真相調查團，以阻止悲劇的繼續發生。

加拿大國會外交委員會下設的國際人權委員會，於1月29日下午1點，在國會中心大樓的一個會議室，就藏區局勢和藏人自焚事件舉行聽證會。來自西藏流亡政府駐地達蘭薩拉的西藏青年會副會長頓珠拉達和居住在加拿大的藏人次旺頓珠應邀在聽證會上作證。

出席聽證會的加拿大西藏之友會會長貢噶才仁表示，藏人的訴求最主要是希望加拿大能夠帶頭派出真相調查團趕赴藏區：“我們要求了很多國會議員聯合所有黨派，作出一項決議，派出一個藏區真相調查團。他們應該和自焚藏人的家屬見面，與自焚生者見面，瞭解他們的處境，瞭解他們的要求。”



# “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 在新德里展開

今天(2013/1/30),五千多藏人,手持西藏國旗,聚集在了新德里Talkatora Stadium 體育場。12點25分,以經聲拉開了此次活動的序幕。首先孟加拉和斯里蘭卡比丘誦經祈禱,然後,西藏比丘念誦祈願文。

經聲中,前印度副總理阿杜瓦拉(Shri LK Advani)、印度國大黨代表團成員、印度國會議員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一起走進會場,向主席台上的甘地像敬獻了鮮花。隨後,分別演奏了印度和西藏國歌,並向為西藏自由而獻出生命的烈士默哀。

藏人行政中央內政部長嘉日卓瑪主持了儀式。首先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發言。他強調了目前已有近百藏人自焚。幾十年來,西藏人民一直堅持非暴力抗爭,即使在目前如此高壓下,也沒有一個自焚者傷害鎮壓者。他還具體地談了境內藏人所承受的政治壓迫、經濟邊緣化、文化滅絕和環境破壞等,並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派遣觀察團進入西藏調查,敦促中國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接下來,司政洛桑森格談到所有自焚藏人,都有一樣的渴望,即西藏自由和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他說,這也是境內外藏人的理想。他感謝印度政府五十多年來對西藏自由事業的支持。還具體地談了,印度的很多大江大河都發源於西藏,千百年來,生活在西藏高原的人們與亞洲各國尤其是印度,分享著這大自然的禮物,還有那蘭陀的文化傳承,以及印度傳給西藏的非暴力理念,所以,多年來印度盡其所能地支持西藏的自由事業。事實上,沒有西藏的和平,也就沒有印度和世界的和平,西藏的自由事業考驗著每一個人。他號召境內外的藏人精誠團結,尤其是要自信,西藏問題終會解決。

活動進行到此,播放了特別製作的西藏歌曲《感謝印度》!表達了藏人,對印度政府和人民,幾十年來對西藏自由事業的理解和支持。

前印度副總理阿杜瓦拉(Shri LK Advani)幽默地說:“我剛問司政,我是用印度語還是英語講話,如果我今天能用藏語講話就更好了。前面司政和議長的講話很精彩,但是,這首歌更讓人鼓舞,表達了從1959年到現在,流亡藏人的感恩之情,我被深深地感

染了,我們這裡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的代表也都被深深地感染了,我們應該加強支持西藏事業。”藏人行

“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當時我還是個學生,我們的夢想就是獨立,這是很多前輩付出的努力實現的,我們對他們充滿了感恩之情。只要你們的理想不滅,總會實現的,尤其是你們還有獨一無二的領袖,我多次見過達賴喇嘛尊者,深深地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他的中間道路是完全為藏人考慮才提出的。我曾跟中國領導人說,你們很難再遇到像達賴喇嘛尊者這樣的領袖,這樣寬容的人,再不會有了。”

“喜馬拉雅山曾是印度最為安全的屏障,自西藏被中國占領以後,這個屏障就失去了,所以62年就發生了戰爭,那時我還沒有涉政,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去了那裡,見證了那場戰爭。21世紀應該成為一個和平的世紀,如果能夠解決西藏問題,我認為21世紀會成為中國和西藏的世紀。”

這次印度國大黨專門派出代表團,參加了今天的活動。代表團團長印度國會議員比日亞拉多(Priya Dutt)在發言中特別談到:“我對西藏文化充滿了敬仰,特別敬重99位自焚的藏人……你們剛剛唱到感謝印度,其實,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是尊者把佛教的精隨,比如慈悲和非暴力推向了世界。我認為,我們印度政府應該團結起來支持西藏自由事業。剛才司政和議長講話時,我從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哭,我認為這是希望的淚水,你們要堅持下去,他們的願望一定會實現的……”

印度國會議員阿桑康(Hassan Khan)在發言中說:“我在拉達克那一帶,看到很多在中印戰爭中死難的印度士兵的墓碑,有一個碑文:‘為了你們的明天,我獻出了生命’。現在,99位自焚藏人,為了你們的明天獻出了生命,為了實現他們的願望,你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信心……”

參加“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的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的流亡藏人和印度當地民眾

參加“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的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的流亡藏人和印度當地民眾

此次活動中,還有印度議會的其他議員和印度著名民間組織RSS中央執行委員等,也都分別進行了發言。

(2月2日)早上,新德里國會大道坐滿了來自各方的西藏僧俗民眾,包括印度聲援團體,印度議會聲援西藏組織、西藏之友會、印度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等十多個組織,以及印度國大黨、人民黨等七個黨派的三十餘名政要領袖發表了演講。

印度前外交與經濟部部長,現議會議員、印度上下議院聲援西藏組織共同主席亞孫森格(Yashwant Sinha)在講話中說:雖然中國占領西藏已久,但是只要藏人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正義最後一定會勝利。我要向你們道歉,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的力度不夠,但是印度人民的支持是很大的。中國政府總是污衊達賴喇嘛尊者和外部勢力唆使策劃了境內藏人自焚,並以此為藉口,重判無辜藏人,這是極為卑劣的行為。印度議會聲援西藏組織已經做出了決定,今年三月將迎請達賴喇嘛尊者到國會。

印中戰略問題專家,韋諾森格(Vinod Sengal)講話談到藏人選擇自焚這一反抗方式,意義重大。西方國家為何不能堅定地支持西藏問題?因為在中國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他們寧願犧牲正義與人權。其實,無論從文化和地緣,還是任何其他角度講,印度都最有理由應該堅定地支持西藏,然而,印度政府並沒能有效支持西藏,這是很不幸的。

民眾力量政黨主席,現議會議員然韋拉斯帕思文(Ramvilas Pasvan)在講話中表示,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也是議會制的民主國家,但印度議會到現在還未能通過過支持西藏的決議案。我一直呼籲,我們應該全力支持西藏的自由事業。

來自印度喜馬喜歇爾邦的印度國會議員溫拉卡夏亞布女士(Vimla Kashyap)講話說,西藏流亡政府設在達蘭薩拉和達賴喇嘛尊者住錫喜馬歇爾邦是我們的榮幸,境內藏人自焚是非常明顯地為了自由和獨立。西藏作為獨立國家的時候,是我們印度最安全的屏障,我們從沒有受到威脅。

印度人民黨青年部中央秘書長(Ymesh Dutt)發言說,西藏獨立是印度安全的保障,我們印度青年部經常研討這一議題,就我個人來說,我甚至願意為西藏的自由付出生命。我們青年部在印度各地有5千多分部,你們任何時候需要,我們都會盡全力支持。

另外,印度社會主義政黨重要成員、印度議會議員阿咯克赤瓦日(Alok Tiwari)先生、印度國大黨青年學生會主席思拉吉(Siraj)、亞洲太平洋中心負責人Ms. Madnuri Sondhi女士、印度人民黨青年部主席、議會議員Anyrag Singh Thakur、議會無黨派資深議員、前比哈爾邦議會議長(Shri Inder Singh Namdari)、德里市議會反對黨主席Vijay Kymar Ma lho Tra、印度西藏之友協會主席Kuldeep Chand Agninotri全印度義務服務中心中央執行委員(RSS)、印度外

交部前秘書長Ranjeet Gupta Former、印度議會議員Tayant Chudhary、印度人民黨首席發言人、上議院議員Shankar Prasad、印度上議院議員、人民黨代言人、著名記者Chandan Mitra、印度聲援全國聯盟主席Dr.NKTRikhs等分別進行了發言,甚至很多印度政要人士自願到現場,強烈譴責中國對西藏的鎮壓,要求印度政府加強支持西藏自由事業的力度。

他們都承諾,將在今年三月份國會專門討論西藏問題進,而且,每一位發言人都對尊者表示了崇高敬仰,也都認為西藏的自由鬥爭絕不是孤立的,凡是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們都會支持西藏的自由事業。

印度上議員資深議員Baibir Punj還要求印度人民和藏人聯合起來,高呼西藏獨立、一直高呼西藏拉薩和中國北京。

最後,在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和西藏人民議會副議長堪布索朗丹培做總結講話後,大家同聲唱起由達賴喇嘛尊者作詞的《正義之歌》,在歌声中“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順利落下帷幕。

## [西藏秘密]引起西藏人民憤怒

資料來源:全球之聲

在中國,西藏(圖博)人民被近期一齣名為西藏秘密的連續劇所激怒,指控導演劉德瀨對於西藏的文化及宗教的觀點扭曲。自從2013年一月初連續劇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第八頻道的七點黃金時段播放起,這個爭議已加劇,本質上,也無法避免地開始轉為政治議題。

西藏秘密這齣46集的戲劇,由主角Tashi的西藏喇嘛代表西藏人名道出西藏在1930至1940年代、在共產黨解放西藏前的歷史,Tashi加入了推翻當時代的西藏農奴制度。

西藏(圖博)地區一直是極度敏感的議題,在中國的網路與平面媒體也皆受到高度監控,這齣連續劇是漢人們認識圖博人歷史、文化、以及宗教的重要管道。在許多媒體娛樂版面上的評論不斷強調西藏秘密中闡述的文化和歷史都是當地的真實呈現,且獲得藏族學者肯定。但事實上,許多藏族學者認為,這齣劇的觀點相當扭曲。

## 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新聞公告

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和西藏人民議會，將於2013年1月30日至2月2日，聯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藏人共命運”大型活動。

我們舉行這次活動的目的，是表達與境內藏人同患難共命運和讓國際社會了解、關注西藏境內日益惡化的形勢，並支持解決西藏問題。

雖然藏人行政中央一再呼籲境內藏人不要採取慘烈的反抗方式，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表達願望的任何渠道，因此西藏發生了人類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自焚浪潮。根據可靠資料，從2009年起，已有99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議中共的現行對藏政策。最近一位自焚者叫貢去乎傑布（又寫貢覺嘉），發生在2013年1月22日。自焚者的遺囑和口號，都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訴求和理想是為了西藏自由，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但是，中國政府不僅不去正視導致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還誣指達賴喇嘛尊者和境外藏人“唆使”。

中國政府採用了極端暴力的方式對待藏人自焚。對發生自焚的地區，進行嚴加管制和封鎖，新聞媒體、旅遊者、參訪團等都被禁止入內，並且，大量派遣正規軍和武警部隊。這種情形，表明了北京方面正在殘酷鎮壓西藏的自焚反抗形式，把自焚抗議者的家屬、朋友，定性為鼓動自焚嫌疑人，進行刑事定罪，不擇手段地懲罰。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中國政府對西藏採取了越來越嚴重的殖民政策：政治高壓、文化滅絕、經濟邊緣、大量漢人移民、民族排斥，環境破壞等等。藏人行政中央對聯合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在西藏問題上發表的聲明，以及對當前西藏緊張局勢的擔憂，表示感謝。但是，也需要國際社會加強呼籲中國方面正視西藏問題，與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以雙贏的中間道路為基礎，採取和談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向印度和國際社會呼籲：

- 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新聞媒體、聯合國、國際觀察組織等不受阻礙地進入西藏，調查導致藏人境內自焚的根本原因，公開調查報告。

- 敦促中國政府，允許各國政府和議會，以及住外使節代表，進入西藏，調查了解西藏境內真相。

- 敦促中國政府改變強硬的對藏政策，正視藏人苦難，以和談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藏人行政中央內閣（噶廈）司政：洛桑森格博士

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

2013年1月29日

## 悲哀、憤怒、絕望：

### 流亡藏人和102位自焚者

2月17日，藏人南拉才讓（Namlha Tsering）在甘南藏區夏河縣的拉蔔楞寺附近自焚。這是2009年2月以來發生在中國的102起藏人自焚事件。流亡印度的藏人如何面對一個又一個藏人自焚的消息？

“我們為逝去的靈魂祈禱。”一名流亡藏人這樣說道。每當喜馬拉雅山脈另一側的中國傳來僧侶和藏民全身澆上汽油，點火自焚身亡的消息，在喜馬拉雅山這一側的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的聚居地，人們便點上蠟燭向死者寄託哀思。在西藏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個時期像過去幾年這樣有如此多的藏人自焚事件。儘管中國當局想盡辦法阻止發生自焚，但情況看來並沒有什麼改變。

位於達蘭薩拉的非政府組織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一名發言人表示，“西藏的局勢非常糟糕，如果中國政府不傾聽藏人的聲音，不著手解決問題，那麼今年局勢也不會改變，我甚至擔心情況會變得更糟。”

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中，許多人將自焚而死的藏人視為殉道者，對他們充滿敬仰：他們將自己變為燃燒的火炬，讓世人關注藏人的絕望。但另一方面，自焚不符合佛教信仰，佛教禁止自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也談到了所面臨的困難局面。他在去年接受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採訪時表示：“我們的立場很明確。他們都是人，我們不願意看到他們死去，因此我們多次呼籲，不要採取過激的手段，包括自焚。但是我們也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在中國根本沒有抗議的空間。作為人，我們試圖阻止他們這樣做，作為佛教徒，我們為他們祈禱，作為藏人，我們和他們團結在一起。”

事態已經越來越嚴峻。一方面，自焚事件一再激起世界公眾對西藏問題的關注，這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希望的。而另一方面，要求他們改變達賴喇嘛所指定、所遵循的中間路線的壓力也在增大。達蘭薩拉的藏青會主席表示，“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西藏獨立，我們無法在中國的統治下生活。”藏青會要求西藏完全獨立，但是，在中國甚至拒絕西藏文化自治這樣的最小化要求的背景下，人們不禁要問，藏青會提出的最大化要求如何才能實現。西藏流亡政府則一再強調，不會改變達賴喇嘛指定的中間路線。達賴喇嘛很久前自己說過，“我多年來的想法是，西藏首先應該實現非軍事化，它應該作為自治區留在中國境內。”達賴喇嘛現在很少就政治問題發表看法。儘管在國際上有很多有影響力的朋友，但這位尊者仍然沒有能夠讓中國做出

# 西藏文化人和國際藏學家談西藏問題的起源與性質

桑傑嘉 朱瑞採訪/整理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共軍隊開始入侵西藏。因此，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從西藏人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共政府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共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給西藏民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害和人權災難。

美籍華人學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乾淨的血手——發生在藏區的國家罪行》一文中，這樣論斷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藏區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源頭……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瞭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並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中表示：“現在的西藏問題，不是1951年產生的，而是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進行暴力土改以後產生的。”

我們認為這樣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不僅從學術上來說很有問題，而且不符合史實，甚至對藏人造成了損害。因為李江琳女士近年來致力於研究西藏當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區走訪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並撰文多篇批評中共在圖伯特的罪惡。李女士的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發佈的資料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為如此，李女士如此闡釋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對於由於資訊不暢，本來就對西藏問題缺乏瞭解的漢人讀者來說，更具有一定的誤導性。關於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和性質，藏人和國際藏學界普遍認為，是從1949年開始的中國對圖伯特（西藏）的侵略。為了呈現藏人和國際藏學家的觀點，我們特別就此問題對一些藏人和國際藏學家進行了採訪，以下是錄音整理。

**拉桑次仁 (Lhasang Tsering)：**畢業于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準備參加四水六崗與中共解放軍作戰，然而，穆斯塘

**基地被迫撤消。後在流亡政府任職。前西藏青年會會長。現為流亡社區著名異議人士。**

作為藏人，我當然以1949年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因為，這是中國對西藏三區入侵的開始，雖然在這以前共產黨也來過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政，從這時起，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人侵了。

西藏的獨立，不要說幾千年的歷史，僅從語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語是與漢語完全不同的語言和文字，為什麼這個語言一直保存了下來？說明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這是沒有爭議的。其實，有關西藏獨立的情況，且不說藏人的觀點，僅從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發明的“解放”一詞，就足以說明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而在武力下強迫我們簽訂的《十七條協定》，也說明了這個問題。這位漢人學者將當代西藏的起源和關鍵點說成是由於1956年“民改”，讓我深感遺憾。沒有想到，這些漢人學者，已退步到可以隨意改寫史實的程度。

雖然中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我們一直尊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現在，中國境內也有人反對這個中共政權，中國當局為了抓住統治權，就把大部分錢花在了“維穩”上。中國人應該認真考慮，一個正常的國家，應該把錢花在改善人們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鄰國對立，跟世界對立，還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對立。當然，中國人的反抗與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從文明的角度看，中國對西藏都是入侵，是違背文明價值的。

雖然現在我們提倡中間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國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認為跟中共政府沒有任何理可講，另外，我也不會把我的孩子交給一個屠殺了我父母的政權。解決西藏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西藏作為聯合國的和平區域而存在。我反對中間道路，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無望的共產政府。

**才旺仁增 (Tsering Rigzin)，出生于印度，曾就讀於美國，現任西藏青年會會長。**

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從1949年開始的：從這時起，中國軍隊開始入侵西藏。漢人學者的這種1956年“民改論”，是一種編造，完全不符合事實。這在本質上，也是中國當局的觀點。這樣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謂的學者。雖然我得知這種說法時並不吃驚，但無論是我個人還是青年會，都會堅決反對這個說法的。毫無疑問，1949年的入侵，才是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

從我們的角度看，中共政權本來就是非法的。因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中國共產黨政權不是這樣。當然，中國當局會說他們發展了經濟，但同時，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也非常嚴重。對於西藏，中國政府一貫宣傳他們的“建設”和“發展”，其實這非常可笑，他們給予西藏的和從西藏掠奪的根本不成比例，他們的“建設”和“發展”，本質上是為了消滅西藏民族。

從青年會成立時起，我們就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這並不是我們奢求，原因很簡單：1949年中國侵略前，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爭取的是西藏的歷史地位。另外，經過十多輪藏中談判，西藏問題也沒有任何進展。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多年來，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不恢復獨立，藏民族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所以，我個人無論是從前還是將來，都會堅持獨立的立場。我們可以與中國作友好鄰居，但是，由中國統治，是絕對行不通的。雖然西藏流亡政府尋求中間道路，但流亡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因此其他聲音，也是允許存在的。

**丹增尊珠 (Tenzin Tsundue)：出生于印度，著名西藏詩人，作家，活動家。著有英文詩集《穿越邊界》，散文詩《轉聖地：一個故事和11首詩》，雜文集《Semshook》等。**

當代的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其實，這個歷史問題，還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時候，早至1911年。為什麼呢？因為現代中國的開始是1911年。當時中華民國希望繼承滿清的所有權利，也嘗試過征服西藏，但那時的中國沒有像後來這樣強大，它本身才剛剛開始，所以沒來得及對西藏和其他鄰國，造成更大的威脅。

有漢人學者提出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1956年開始的“民改”，這只能代表一部分漢人的觀點，或者她個人的觀點。西藏人是永遠不會承認這個觀點的，這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中國入侵西藏是從1949年開

始的。提出這樣的“民改論”，說實話，讓我感到恐懼，這種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基礎的。如果說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共的“民主改革”，那麼，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歷史怎麼解釋？就被抹掉了嗎？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國歷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場中國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統治整個中國，是第二次中國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國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兩件事，中國人民覺得是革命的勝利，是進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國人的一個黨，中國人民也曾寄希望於這個黨能公平地對待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階層，寄希望這個黨帶領他們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的期望，從大的方向說，是中國人認可的黨和政權。

但是，中國人的革命不能強加給西藏。我們一直都在抗議中國對西藏的圖謀，直到今天。也許我們西藏也需要變革，或者說革命，但應該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中國強加我們的，我們也不會接受這種強加的東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強加給藏人的，是對西藏的壓迫。沒有藏人承認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們也將繼續抗議他們強加給我們的東西。

**桑傑嘉 (Sangjei kep)，出生于安多，畢業于西北民族大學。1999年流亡印度。現任職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訊》主編。**

作為一個藏人，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當代西藏問題起源於1949年，特別對安多和康區的入侵，這是起點，在藏人中是沒有任何爭議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佔領西藏後，採取的一個更極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導致了西藏人的強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這不是西藏問題的起源，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是一個中國境內的學者或者普通華人說出這樣的觀點，還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有很多資訊方面的堵塞。但是，一個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國家的學者提出這樣的理論，讓我非常吃驚。這就是把當代西藏問題的性質，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實，完全篡改了。尤其對當前許多剛接觸西藏問題的漢人，這是非常嚴重的誤導，因為他們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我作為一個藏人，對李女士這樣闡釋西藏問題的起源，感到難過。避開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這個起點來談當代西藏問題，是很有中國官方意味的。很明顯，這就否定了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把中共對西藏的一個政策上錯誤，偷換成了西藏問題的本質。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說的：中共在中國的建政與在西藏的建政一樣。事實上，中共政權在西藏的建政



和在中國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是作為中國的一個政黨進行執政，而對西藏是侵略佔領。作為一個政府，雖然也有中國人反對它的合法性，但總體來說，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還是被不少中國人認可的，但是，在西藏，從1949年開始，根本就沒有藏人承認這個政府，它完全是一個侵略者的政權，目的也很明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佔領，進而消滅西藏民族。

**巴瓦·格桑堅參 (Kelsang Gyaltzen)**，出生于康區巴塘，畢業於四川省藏文學校、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曾工作於甘孜州政協、統戰部，1999年流亡印度，現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

當代西藏問題，當然是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開始。衆所周知，歷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個獨立的國家，這部分無需爭議。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戰役中，西藏軍隊被打敗，1951年被迫簽定了《十七條協定》，到1959年西藏抗議全面爆發，達賴喇嘛尊者和噶廈政府流亡，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當代西藏問題的起點，當然是從1949年開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個殖民者通過同化消滅另一個民族的方式進行的。而中共在中國本土的建政，雖然也對中國文化有摧殘，但是，還是延襲了一些中國文化，與在西藏所採用的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個外來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毀滅西藏文化，殖民西藏，這是根本的區別。

1956年只是中共公開撕毀《十七條》，開始對西藏的傳統文化和政權制度進行破壞的起點，並不是西藏問題的起點。中共自己的歷史裏，也對“民主改革”有很多爭論。他們講過，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為民主改革對西藏文化的破壞是非常大的。不過，中國現在又開始把所謂的民主改革定為正確的政策了。因此，我認為民主改革只能說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漢人學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起點，這就回避了西藏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認為，研究西藏當代史，從1949年開始更符合史實。如果避開昌都戰役、《十七條》，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現代史。

在藏中和談中，中國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認歷史上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從來也沒有承認過。但是，基於漢藏兩個民族長遠的利益，未來是要在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下跟中國接觸的，但這是另外的事情。

話再說回來，從1949年中國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體上構成了當代西藏問題，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 (Dorjee Tsetan)**，出生於印度，現為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達蘭薩拉分會主席。

西藏和中國，毫無疑問，是兩個分別獨立的國家。而當代西藏問題的產生，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入侵，所謂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後來的事情。總之，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中國侵略西藏開始產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說吃驚：居然有漢人學者，把當代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這種觀點，只有兩種可能：要麼這個人根本不瞭解西藏問題，要麼，故意改寫西藏歷史，改變西藏問題的本質。這一點，作為藏人，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種殖民統治。雖然在中國，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對底層民衆的壓迫，但性質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國，民衆可以為保護環境發表言論，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護環境，也會遭到嚴重打壓。另外，在西藏，種族歧視，漢人對藏人的歧視，也是非常嚴重的。中國的法律，很多時候，在西藏是不能實施的。

我不是專家、學者，但是作為年輕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動者，我支援西藏爭取獨立。這與西藏問題的產生是有直接聯繫的，因為在歷史上西藏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個國家所侵略，佔領至今。另外，中共政權在西藏的統治，也是非常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國當局進行對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並且，我們一再被中共所欺騙。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

中國一直想迫使達賴喇嘛尊者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尊者從來也沒有承認這個，也無法承認，因為歷史事實不能改變。我們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協會現在正在籌備一個紀念西藏獨立一百周年的活動，紀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就中國圖謀西藏的企圖，嚴正聲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籌備這個紀念活動。

**艾略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語和漢語，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中歐亞研究系西藏學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說成當代西藏問題的源頭是不行的。毫無疑問，當代西藏問題是從1949年開始的，當時，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圖伯特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圖伯特人還進行了武裝抵抗。當時在圖伯特人的眼裏，就已經清楚了中國對他們的惡行。也就是說，在1956年之前，圖伯特人已經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國的一個政策問題。當代西藏問題在這之前就產生了，從中國一入侵圖伯特就開始了。

如果把西藏問題的起源定為1956年“民主改革”，那麼，怎麼解釋圖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重申了圖伯特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時，圖伯特人就有了圖伯特國民感。到什麼程度呢，圖伯特的各階層都有了這個國民感，例如根頓群培這些學者，都表達過這種國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與在中國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區別。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說在蒙古和新疆都有這個問題。不過，西藏是特別敏感的。雖然1951年簽定了“十七條”，那個“條”，實質上應該是條約的“條”，當時，從拉薩去北京談判的人不瞭解這個漢語的技巧，以為是一個條約。但是中國政府寫成了條件的“條”，他們是故意的。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必須有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十七條”中所承諾的給予圖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難實現了。中共在中國搞了土地改革，那麼到了1956年，中國說西藏方面撕毀了“十七條”，就開始在圖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時，圖伯特人要求實現民族統一，把康、安多和衛藏統一在一個區域內。中共“民主改革”開始時，尚沒有西藏自治區，只有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統治之下發生的，也影響到了拉薩、日喀則等地區。

在中國，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們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圖伯特的情況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別是搞階級鬥爭。在中國，他們說地主是你的壓迫者，有不少中國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圖伯特，使用這個矛盾卻不靈。西藏沒有地主，他們就把寺院說成地主，說是壓迫你們的階級敵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況下，每個家庭都有出家人，圖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國說的那樣剝削人，寺院的物質和經濟，也根本不是中國所污蔑的那樣。所以，中共用同樣的說法，在圖伯特就挑撥不起來階級鬥爭，相反，很多人說，我們跟寺院沒有矛盾，這些外來人是在毀滅我們的寺院，破壞我們的傳統社會，我們跟這些外來人才有矛盾。這就產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從班禪喇嘛、降邊嘉措等人的書中看到這些。

這個衝突越來越嚴重。圖伯特人的民族感、國民感就會被激發出來，當然這個國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

了的，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還早。所以，“民主改革”是這個衝突發展的一個階段。現在我們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殺了那麼多的藏人，這些人不是“階級敵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殺了那麼多！這是中國的政策有問題，但是他們不承認，說是這些藏人有問題。

總之，無論是60年代、70年代、還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圖伯特人期望的那種自治。圖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一切權力都該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但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是要掌握所有的權力的，這就發生了衝突，圖伯特人說，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內這樣說，境外達蘭薩拉這邊也這樣說，說他們要真正的自治。不過，實現真正的自治的話，就改變了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基本的原則。

關於圖伯特是否應該獨立，我認為圖伯特人民應該有自決權，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會裏，有不少人，如是你問他們，走中間道路行不行，他們都會說贊成，說這是釋迦牟尼的佛法。那麼，究竟什麼是中間道路呢？就是說圖伯特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再問他們：圖伯特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很多支援中間道路的人就會起來反對了。

這個問題有一點奇怪，他們贊成的不是邏輯，而是說要按照達賴喇嘛尊者的主張去做。只因為是達賴喇嘛尊者要的，他們就接受。這裏有點兒個人崇拜的問題。當然，達賴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崇，與毛澤東、史達林式的個人崇拜完全不同。不過，對待中間道路和獨立的主張，也需要一顆誠實的心，需要好好思考。

## 簡訊

在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比如縣白嘎寺學習佛經的來自西藏以外藏區共計二十七位僧人于近期在一天之內被當局強行驅逐。被逐返鄉的其中一位僧人向本台表示，近來在整個西藏自治區，外來藏人，特別是僧尼都無法逃離被逐回原籍的命運。

西藏那曲比如縣白嘎寺二十七名僧人被當局驅逐，其中一位已返回原籍的僧人日前告訴本台，中國當局於2012年1月在白嘎寺進行愛國教育，強迫僧眾揭批達賴喇嘛，但是因為僧人拒絕接受，住持和糾察師為主的寺院負責人被當局拘捕。

同年2月8號，白嘎寺僧人為主的白嘎鄉數百名藏人展開抗議當局政策的示威活動，當局以帶頭示威的罪名拘捕了十多名僧俗藏人，此後中共工作組成員和警方對白嘎寺加強了嚴格的管制措施。

## “停止自焚的呼籲沒用”

格爾登寺流亡主持格爾登仁波切不認為，宗教領袖的權威性發言能夠阻止藏人自焚抗議事件的發生。格爾登寺是藏人自焚事件的起源地。在與德國之聲的交談中，這位高僧表述了藏人的絕望心情。

（德國之聲中文網）仁波切，您是格爾登寺的主持。那裏從兩年前開始，也是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開始的地方。您從1959年開始就過流亡生活。您在聽到發生自焚事件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很明顯，人們覺得情況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把這種方式當作引起外界關注其境況的最後一種手段。我看到人們這樣死去時，感到非常難過。

**您作為該寺的精神領袖，怎樣評價自焚事件？這是一種合適的表達抗議的方式嗎？**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一方面，這樣的做法其實是一種暴力行為，許多人都反對，從情感上也不予以支援。但是，我們也要尊重每個人做事的動機以及他們做出 決定的自由。很明顯，他們找不到其他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完全是自主做出了這種決定，奉獻出他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生命。這是人們必須認識到的。

格爾登仁波切：自焚藏人奉獻的是自己的生命

**您在過流亡生活的同時，能持續瞭解格爾登寺的情況嗎？**

通訊手段上當然有所限制。政府機關總是切斷我們和當地通過互聯網或者移動電話建立起來的聯繫。政府部門會沒收當地居民的移動電話，檢查他們都跟哪里通過電話。如果他們對外透露了當地局勢的資訊，或者發送了視頻，就會受到懲罰。所以，我和當地的聯繫確實很受限制。儘管如此，藏人還是在努力讓消息擴散，但經常要等到數天後才能到達流亡政府所在地。比如說，有一名格爾登寺附近的婦女3月13日自焚，但我4天後才收到了這條消息。目前的狀況非常嚴峻。士兵有些時候 會進入到寺廟。但就算他們不在那裏，也會對寺廟進行監聽，並安裝了攝像頭。中國政府的秘密警察試圖弄清藏人的打算，並製造一種恐怖的氛圍。

西藏最新的狀況是，自焚者家屬也會受到牽連。他們被送上法庭並接受審判。這是一個新的情況。今年1月30日，一位自焚高僧的親屬被判處死緩。也就是說，他被判了死刑，但緩期兩年執行。到時候當局會評估是否可以將死緩變為終身監禁。與他一起被逮捕的還包括其他7名家庭成員。

**您現在還能擔當的起格爾登寺精神領袖的角色嗎？**

我沒有直接的聯繫，也不能下達宗教指示，這些其實都是我的本職。但我仍然嘗試在宗教問題上給出一些建議。

**流亡政府給出的明確指示能夠阻止自焚事件發生嗎？**

一些高僧，比如說噶瑪巴仁波切做出過相關表態。北京的博客作家唯色明確反對自焚。同時，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也不認可這樣的自焚行動。但這些都沒有起到抑制作用。我認為，他們所發出的呼籲不是針對自焚者，而是中國政府。我認為中國壓迫西藏的政策是導致自焚事件發生的主因。如果這一情況不發生改變，藏人就會繼續從事這種過激的舉動。在這種情況下呼籲人們不要自焚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所以，我們主要向中國政府發出呼籲，希望他們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且這其中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流亡的藏人在無法給身處西藏的藏人想出更好的辦法之前，他們到底是否有權利來指責自焚行為。

格爾登仁波切：設在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政府無法阻止藏人自焚

**如果達賴喇嘛發出明確呼籲，也無法制止藏人自焚？**

人們必須要整體看待這個問題。這是人們在抗議中國的政策。只要這種政策不被改變，呼籲也就沒什麼用。而且呼籲的物件也是錯誤的。我認為，達賴喇嘛也看到了這種關聯。

**北京剛剛迎來了新一屆政府。您對新一屆政府反省現有的西藏政策有何期待？**

藏人對歷屆新政府都寄予過希望。到今天，他們已經經歷了4屆政府。在過去的幾年中，許多中國人的境況得到改善，但藏人卻不是如此。對於他們來說，打壓的力度反而更大了。藏人當然希望新政府能改善現狀，但是他們對此也持懷疑態度。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狀況會有所放鬆，但對於西藏來說可不是如此。我們更寄望于西方社會能夠不斷的向中國政府施壓。這種壓力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中國政府好像對此不屑一顧。

儘管如此，還是有必要保持施壓的力度。藏人的人權從60年前開始就遭到侵犯。

**您個人覺得，在有生之年回到格爾登寺的希望有多大？**

我1959年和達賴喇嘛一道開始流亡生活。1985年的時候回去過一次，但後來又回到了印度的達蘭薩拉。如果中國政府不改變政策，我重新回到格爾登寺的希望就很小。但我還是沒有放棄這種希望。

採訪：Mathias Bölinger 編譯：任琛 責編：葉宣



## 比利時、日本、臺灣紀念抗暴54週年

